論語說義

論語說義三　公冶長雍也

長洲宋翔鳳于庭著

小爾雅佞才也魯語寡君不佞成十六年左傳諸臣不佞韋昭杜預並云佞才也說文佞巧讇高才也則佞亦是才能之稱故論語雍也仁而不佞謂仲弓無口才無乃爲佞乎謂無乃自以爲才乎在或人卽徵生意中自以佞爲美故當特自謙曰不佞孔子稱焉用佞又云惡夫佞者謂人當務實不宜以才能先人也

史記弟子傳漆雕開字子開集解鄭元曰魯人正義家語云蔡人字子若按若當作启少孔子十一歲習尙書不樂仕按漢書古今人表作漆雕啟啟當是其名史避景帝諱作開論語稱漆雕開

者是稱其字猶南宮縚字子容而稱南容也啟古字作启吾斯之未能信吾字疑启字之譌

曰吾斯之未能信斯者謂斯世斯民也言吾於斯世未信吾道之可行即從吾所好之意故子說之也漢書藝文志儒家漆雕子十二篇孔子弟子漆雕启後按漢志後字當衍或解爲開之後人不特文理紀載不順況論衡本性篇云世子作養書一篇宓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亦論情性與世子相出入據此則開亦自著書七略安得反不載也韓非子顯學篇有漆雕氏之儒則開之學非無所見蓋亦子張之流與

孔門之有顏氏以不違之體篤好學之功孔子許以天下歸仁弟子中惟子貢當最知顏子聞一知十與孔子所許正同故獨

發問以要其對夫知十知二言功效所及非謂才力所限孔子救亂世作春秋謂一爲元以著大始而欲正本然張三世以至於治太平顏子繼其後太平之治已見故能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如易於乾元爲仁於貞明旣濟定言太平之世羣聖相繼效至捷也故孔子繫易獨著顏氏之子易備一至十之數惟顏氏得聞之子貢日在聖門傳詩書禮樂其功亦在推己以及人然有或及或不及故自謂聞一知二知其讓顏淵也於文一與一爲二二具四方中央爲十顏子告以天下歸仁惟謂四方中央歸之此知十之說也子貢告以及人謂己與人而二此知二之說也蓋同之所聞性與天道之言賜不可得而聞也夫子之文章賜之所聞也所謂一者仁之性也以仁性合乎天命是爲

性與天道以仁之道修其教於人是爲文章子貢憫一世之人不被詩書禮樂之教故守其所聞者以發明之尋論語一書孔子教人之法亦惟言詩書禮樂而春秋之義則曰竊比學易則曰假我答問未嘗及至究乎其極則詩書禮樂皆歸乎春秋之治太平易之既濟定然惟聖人能知之非學者之所能至顏子慕聖庶幾夫既博文約禮而又進以欲罷不能知十之詣有所獨造孔子之答子貢遂謂吾與女俱弗如者以爲當時後世多子貢之倫匙顏氏之匹顧與諸弟子共聞文章亦足以求仁之本故曰吾與女弗如者由也好勇過我之意而顏氏之子固偶乎遠矣

孔子世家言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

紀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如顏濁鄒之徒頗受業者甚衆按詩書禮樂者夫子之文章也易者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也又天官書曰孔子論六經紀異而說不書至天道命不傳傳其人不待告告非其人雖言不著漢書李尋傳贊曰幽贊神明通合天人之道者莫著於易春秋然子贛猶云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已矣按班氏以易春秋爲性與天道之書故引子貢之言以實之顏師古注以易春秋爲夫子之文章者誤文章自謂詩書禮樂也易明天道以通人事故本隱以之顯春秋紀人事以成天道故推見至隱天人之際通之以性故曰性與天道所謂與者天人相與也人皆有天命之性不能率性則離道

聖人能率性則合道道者天道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性與天道
之學也孔子世家又曰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
獨有也至於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即
不可得聞之謂自顏淵死而有天喪予之歎知不能見之行事
而託諸空言則春秋斯作後之所傳有禮運中庸諸篇暢明旨
趣當時七十子者宜莫不聞所謂不可得聞者謂舉世之人不
可得聞非自謂不聞也文章者即本乎性與天道發為詩書動
為禮樂以正朝廷而成風俗七十子中在政事文學之選者皆
脩夫子之文章者也子貢深窺斯旨故顯明其可得聞者以陶
淑一世使人共由存其不可得聞者以見統緒絕續依乎中庸
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自在君子所謂仲尼微言即性與天道之

言求微言者在論語宰我子貢列言語之科皆能發起聖意互爲影響二子之論爲獨多也淮南精神篇所謂眞人者性合於道也言性合於道即性與天道合猶與也

漢書外戚傳注師古曰論語稱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已矣謂孔子不言性命及天道而學者誤謂孔子之言自然與天道合非唯失於文句實乃大乖意旨按如顏意則漢以後學者以性爲自然之理與天爲合故曰自然與天道合後漢馮異傳臣伏自思維以詔敕戰攻每輒如意時以私心斷決未嘗不有悔國家獨見之明久而益遠乃知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管輅別傳苟非性與天道何由背爻象而任胸心晉書紀瞻傳陛下性與天道猶復役機神於史籍並以與爲合也何平叔亦無以與爲及之說至皇氏義疏始以與爲及然猶說自然之旨自後遂一變而同顏氏

之解矣

子路所問詩書禮樂皆類施行者也子路有政事之才宜仕諸侯之國故未之能行知其必行也惟恐有聞其深信所聞也必如是之問而行之乃可謂之得聞也必如子路之勇而後可以兼仁知之道則國可得而治此篇皆明用人治國之法然其人必當就裁乎孔子如後所稱孔文子子產若而人使爲仲尼之徒則列國之政用爲東周矣

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謹案此明文章之用由乎學問也如孔文子之好學下問則詩書禮樂明而可以爲政治國子貢以其謚發問以見列國非無其人皆當學於孔子則有所就裁此亦春秋之微言與

子產在聖門亦政事之科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如其知也謹案傳曰進賢達能謂之卿大夫通古今辨然不謂之士進賢達能仁也通古今辨然不知也必有仁知之美而後可仕於國蓋有知者之知人則仁者之愛人非爲泛愛國家於是得進賢達能之效苟知賢而不能進即不可爲知人以知易惑者意多歧也故觀人之術先觀其知臧文仲之竊位由其知之早惑左氏傳記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論語但言何如其知惟其不知而不仁更無待言也論衡問孔篇曰子文曾舉子玉代己位而伐宋以百乘敗而喪其眾不知如此安得爲仁又案徐幹中論智行篇或曰然則仲尼曰未知焉得仁乃高仁邪何謂也對曰仁固大也然則仲尼

亦有所激然非專小智之謂也若有人相語彼尙未有一智安得乃知爲人乎謹案此皆本魯論語家說與孔安國古文家說異釋文未知鄭音智下同案孔注兩知字皆讀如字

論衡別通篇云仕宦爲吏亦得高官將相長吏猶吾大夫高子也安能別之此據魯論魯讀崔爲高案他國不必皆如崔杼之弑君當以高子爲是高國爲齊世卿當先討賊而不能陳文子有馬十乘下大夫之祿也力不能討故之他邦以求爲君討賊而無一應者如魯之三家也故曰猶吾大夫高子崔杼賊臣不當稱以吾大夫然文子未曉列國之無臣而皇皇以求未免於不知論語釋文崔子鄭注魯讀崔爲高今從古案此注當在猶吾大夫崔子也句下釋文在崔子弑齊君下當誤

謹案孔子答子張之言知用人必仁且知乃可使之治國然仁

知詎易幾也如子文之忠文子之淸豈皆近乎仁而夫子俱不許以仁者正以其知不足也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爲務蓋有知者之無不知而後能爲仁者之無不愛惟知不足則無知人之明無知人之明則不能定後來之變而立人達人之意遂蹶然忠淸之質是能以義治我者也通之以知乃能以仁治人故聖人之門豈取乎二子之才仲好學以近乎知則皆治太平之人也

謹案左傳載季文子出莒太子僕使大史克對稱舜舉十六相去四凶深明用賢去惡之道又稱文子忠於公室故鄭注論語亦謂文子忠而有賢行其舉事寡過不必及三思左丘明好惡合乎聖人取證其言自可信矣或難曰文公之僭禮宣公之篡

立文子執政其謂之何者曰僭禮篡立過在君父春秋猶爲之諱行父不能正是其罪耳然律以科條情非首惡且事會所至或有權宜卽如冉有不能救泰山之旅又附益聚斂而政事之科先列冉有蓋不以從坐之刑掩其平生之美依左氏之文如季文子者亦聖門之所采也

左氏所載衛武子遭罹國患盡忠竭謀乃使衛侯再得返國斯亦知矣且孫甯得賊與師相加其君旣出其國虛存內外有杌戈之憂上下無晏安之樂可謂多難不可謂無道也武子於此運其知謀宛濮之盟醫衍之貨凡爲藎臣皆知及此若論其愚當非有言可紀有事可載也蓋成公之無道不在失國在不知人以叔武之守而至於殺則甯氏之行亦恐不全也乃前驅背

盟不言於事後於晉爭訟從坐而無辭從容大國之間周旋關君之側諸詐皆絕刑罰不雜斯其能懲之實足以脫乎亂世非有聖賢之學焉能及於此乎

孟子曰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某竊取之矣趙岐注曰春秋以二始舉四時記萬事之名其事則五伯所理也桓文五伯之盛者故舉之其文史記之文也孔子自謂竊取之以爲素王也按所謂其文則史者謂左丘明之書也丘明爲魯太史自紀當時之事成魯史記故漢太常博士咸謂左氏爲不傳春秋求春秋之義則在公羊穀梁兩家之學然考當時諸侯卿大夫之事莫備於左氏其人質直有恥孔子引與相同故其爲書宜爲良史終不可廢但當

辨其古字古言而芟夷其竄亂固在好學深思之人矣

南面者明堂之象也堯典言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曰欽若曰敬授居敬之象也又言受終于文祖在璿機玉衡以齊七政亦言明堂之象南面之法也行簡者無爲而治也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仲弓論居敬行簡與舜正南面之道同簡者大也釋詁簡大也非敬無以居非大無以行橫被四表格于上下大之至也敬者肅也明堂月令於四時天子之齊大史先三日謁之敬之至也故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德者四時盛德之所在居其所者敬也守一之學也行簡以臨民者不亦可乎所謂衆星共之一以貫之之學也故亦謂之忠恕忠敬也恕仁也以仁治人是能行簡

中心爲忠居敬之謂能近取譬行簡之謂然敬不可見聖人於是立之以禮故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居敬者抱一之式至正之守幹維所繫綱紀所存斯見之於禮行簡者寬大之治疏闊之法鈞陶醞風沐浴釀化斯形之於和先王之道斯爲美言其行也小大由之行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亦不可行居簡而行簡者是也道家者流但言無爲而不言夫禮於是乎大簡老聃之書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推其作書之意謂欲救道德仁義之失要必明乎禮以禮與道德仁義出於一原而循其古始宜有厚薄亂治也言忠信既薄則禮爲治天下之首事故言禮之書莫精老子迫其支與流裔但就失義後禮之

文如子桑伯子莊周之徒肆其議論放棄典禮貽悞來世有仲弓之言而儒者之治國得其正矣然惟仲弓發此言者正以仁術素裕也或人謂雍也仁而不佞孔子但言焉用佞則已許其仁蓋七十子中列德行之科者皆全乎仁全乎仁者君道也漢書古今人表列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於上中上中爲仁人如閔子辭費宰使南面者不能仕於家也傷伯牛者言命與顏淵之辭同論語於公冶長一篇言卿大夫之事故究之以忠信好學雍也一篇明人君之道故究以中庸之爲德與立人達人之說也

夫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莫過於易孔子於知命之年讀至命之書故曰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是學易遂於易孔子繫易著顏氏之子蓋學易獨許顏氏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

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虞氏注曰幾者神妙也顏子知微故殆庶幾孔子曰回也其庶幾乎復以自知老子曰自知者明謂顏回不遷怒不貳過克己復禮天下歸仁此可驗顏子學易已深故能不遷不貳合復初之象益初至四互復其象曰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乾爲善坤爲過乾初九來息坤成復陽生於微顏子之遷善動於幾微而人不覺常人輕躁之情易遷於喜怒而怒尤甚顏子粹道沖和無怒可遷得善服膺之象其過當亦意力稍勝見爲過中改之既速斯不貳過故曰其殆庶幾許其能體復也學易如顏子乃可謂之好學也易乾初九爲元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又曰體仁足以長人張編脩推虞義曰謂初息震震爲仁爲諸侯故體

仁足以長人謹案體仁不違仁者也長人以仁之道洽一世者也乾初之陽上窮於剝剝窮上反下而爲復剝爲九月復爲十一月中閒十月坤純陰之卦含宏光大而疑乾元故坤初六有履霜堅冰象謂陽震出坤潛龍勿用陽氣常息於剝坤復三月消息見其義乾元勿用而確乎不拔是爲不違仁回之心見天地之心故復初有元吉之象元者乾元回能體復故三月不違仁仁體君道故德行之科如回比者皆可使南面者也日月至焉者離日坎月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太極爲天之北辰於人性爲仁於易爲乾元兩儀爲天地於易爲乾坤於氣爲陰陽五德之性稟於陰陽性之仁如乾之元而仁自存乎乾元也乾盈坤虛陰消陽息故以人參天地四象者日月之行成春秋冬夏日月之象成乎坎

離爲乾坤二用求納甲法月三日暮見於庚明生於下震象也八日上弦見丁明盛於下兌象也十五日盈於甲明滿乾象也是爲陽息十七日晨見於辛魄生於下巽象也二十三日下弦見丙魄盛於下艮象也二十九日入於乙明盡坤象也是爲陰消晦朔之閒日月藏於癸合於壬陰陽相通坎離象也故月至甲乙而乾坤象見故乾坤生乎春乾甲坤乙相得合木至丙丁而艮兌象見故艮兌生乎夏艮丙兌丁相得合火至庚辛而震巽象見故震巽生乎秋震庚巽辛相得合金日月會於壬癸天壬地癸相得合水戊己壬癸皆坎離也故曰日月相推而明生又曰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蓋北辰靜而日月動乾元靜而坎離動以勿用故靜靜故含元出氣流精生一此則孔子顏淵用

行舍藏如一死而不亾也坎離爲大用故動故孔子爲素王七十子皆奔走疏附先後禦侮知二三子之何患於喪也然其人皆有得乎仁之道而輒謂不知其仁者以日月之至有盈虛消息之變異乎乾元之不可拔也

則吾必在汶上矣謹案費在魯東南邊邑汶上在魯西北鄰齊境必在汶上言託迹當遠也

云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者孔子言今世之人苟非祝鮀之類即如宋朝之比也難乎免於今之世者謂賢人君子將不免有巧言令色之畏也免於今世固非鮀者朝之人所計及也故深慨乎今世之所有而自發難免之悲也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

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謙案曰質曰文即所由之道也禮器記曰禮也者猶體也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設之不當猶不備也禮有文有質謂之備勝文勝質謂之不備文質不因勢利導謂之不當文質彬彬君子之體謂之由禮禮器又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鄭注曰致之言至也一謂誠也經禮謂周禮也周禮六篇其官有三百六十曲猶事也事禮謂今禮也禮篇多亡本數未聞其中事儀三千三百三千皆由誠也按此與論語言誰能出不由戶意同莫由斯道謂當時無彬彬君子之道也以反本脩古不忘其初而言謂之禮以小大之所其由謂之道禮器又曰三代之禮一也民共由之或素或青夏造殷因周坐尸詔侑武方其禮亦然其道一

也是一者禮之不可易者也本也文質者順時而變者也禮之末也春秋家謂三代一質一文以再而復而表記曰子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夫子曰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文質互言明王者制度之所消息也言虞夏之質者謂舜爲質家而立虞法至運當改制而知天之秝數在禹不俟其敝而相授受禹雖當承主文之運而質家之法意難廢故虞得兼夏也又言虞夏之文不勝其質者謂質家亦有文文家亦有質夏之主文卽承虞之主質但就輕重以爲制度故亦得有虞之文也其言殷周之文者言殷之末世質法已敝人皆患其敝而勢趨於文故文王之制度用文家之法因而利導之爲政篇言殷因於夏周因於殷皆因勢利導之意故曰殷周之文又曰殷周之質不勝其文者

言殷周之際正文勝乎質之時也君子之道當因其勝者則民順而易行非質勝而改以文文勝而改質也故曰禮時爲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未有強其所不能行其所不欲也要而論之當其文之末流人心已先患其敝而思其先王之禮文之中有質而不知其所由則有如子桑伯子欲去其文孔子以爲易野故曰質勝文則野喪服傳野人曰父母何筭焉此亦去文之極因爲之明質家之法如殷之制度可得由斯道矣當其質之末流人心已先患其敝而思其先王之禮質之中有文而不知其所由則失其義陳其數如祝史之事故曰文勝質則史因而爲之明文家之法如周之制度可得由斯道矣故主文主質之始實兼是二者以消息其盛衰文不能去質質不能去文是以文質能相救也

孔子承周末流人心患文之敝而質勝如論麻冕拜下之言及虎豹犬羊之鞟其辭可見因明質家之法立春秋之制使百世之下共由斯道是則可謂彬彬君子者與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謹案宰我見巧言令色今世皆是誣罔之生斯幸而免則仁人不知所以免者於是設爲井有仁焉之問恐爲仁者相從納於穽阱仁之道窮曰井有仁焉危辭也其從之也疑辭也疑之者疑仁之道將不可從也蓋設此辭以發孔子之微言夫滔滔天下非人誰與色斯之舉可以翔集公山佛肸之往南子之見是可逝也可欺也磨而不磷涅而不緇是不可陷也不可罔也故君子但患其遠仁

而勿處其入井也

三禮目錄曰中庸名曰中庸者以其紀中和之爲用也庸用也孔子之孫子思伋作之以昭明聖祖之德此於別錄屬通論按鄭君之說知中庸一篇所以發中庸之德之微言也中庸篇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按此知中和爲性情之本始所謂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至極中和之用爲天地位萬物育故曰中庸之爲德其至矣乎至者致也中庸篇又曰君子中庸注云庸常也用中爲常道也又曰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注云鮮罕也言中庸爲道至美顧人罕能久行又曰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乎注云

兩端過與不及也用其中於民賢與不肖皆能行之也按鄭既解庸爲用而又言庸常者常恆也謂中和爲人之恆性所謂秉彝彝亦常也民無賢不肖若有恆性如舜之德能使人人各遂其性故曰用其中於民此明中庸之爲用說文庸用也从用从庚庚更事也中庸之爲用即吾道一以貫之一中也貫事也猶用也孔子明己之道則曰一以貫之明堯舜以來相傳之道則曰中庸之爲德謂明五德之運以明於天下是以謂之至德孔子素王之德否乎當時而通乎百世久矣之歎以時考之知春秋之成當致太平矣故難也一篇首言居敬行簡以明忠恕而究之以中庸皆一以貫之之微言而而聽天下不外乎此春秋繼周而作百世可知久而無敝是謂能久然求張三世之法

於所傳聞世見治起衰亂錄內略外於所聞世見治升平內諸
夏而外夷狄於所見世見治大平天下遠近小大若一此仁之
能近取譬故曰爲人君止於仁此爲而之道中庸之至也
難也一篇於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外及冉有原憲諸人至
於澹臺滅明孟之反之流其人皆有君子之性至祝鮀宋朝則
小人之反中所舉世而是而君子難免遂至莫由君子之道故
慨然於文質之故此夫子志在春秋之始也人之生也直君子
也罔之生也幸而免小人也知之者中人以上也定九品之差
明中人之分君子小人於是辨也辨君子小人而後可以極仁
知之功用則治太平之道可得而幾然而春秋之天下未易變
也齊一變而至魯魯一變而至道滔滔無所試循道術人觚哉

之歟言孔子削魯而志有所念魯不時成以喻爲政而致太平非一日之積也春秋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以可陷可罔則仁人將墜於井春秋仁義之法可無是患也春秋十一篇皆博學於文約之以禮文魯史之文禮先王之道我則弗畔於先王之道知我罪我聽之而已道之當否知我其天中庸之德天待我以明之故春秋之作不得已也春秋之始元終麟仁也堯舜帥天下亦仁也故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以究堯舜以來中庸之德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百九十一終

仁和張順穎
仁和葉維淞
校

南菁書院

論語說義四　述而泰伯

長洲宋翔鳳于庭著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謹案鄭注云老老聃彭彭祖又莊子釋文引世本云彭祖姓籛名鏗在商爲守藏史在周爲柱下史詳世本語謂商之守藏如周柱下老子繼彭祖爲此官史記云老子周守藏室之史也漢書張湯傳老子爲柱下史則守藏柱下可互稱殷易爲歸藏文史卜祝大史所守歸藏在柱下故曰守藏彭祖老聃遞守之也歸藏黃帝易老子之學出於黃帝故曰黃老漢書藝文志曰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歷紀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人君南面之術合於堯之克讓易之嗛嗛一謙

而四益此其所長也及放者爲之則欲絕去禮樂兼去仁義曰獨任淸虛可以爲治按秉要執本三語卽居敬行簡故曰人君南面之術則老子與孔子道同一原論語言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又言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又言無爲而治五千言之文悉相表裏惟孔子言詩書禮樂所謂文章可得而聞而道德之意則爲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弟子述之不致有支流之失老子之失則有放者之獨任淸虛卽居簡行簡仲弓亦言其弊非老子之本意也老子曰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敎無爲而有事不言而有敎非居敬而何又曰聖人抱一爲天下式一者誠也誠爲敬故抱一卽居敬又曰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卽論語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又曰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

又曰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脩之於身其德乃眞脩之於家其德乃餘脩之於鄉其德乃長脩之於國其德乃豐脩之於天下其德乃普即論語脩己以安百姓非獨任淸虛者之所及也其書二篇屢稱聖人即述而不作也又曰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此信而好古也又曰象帝之先又曰太上下知有之曰帝之先曰太上此推乎古而益遠者也老子爲黃帝之學何證考黃帝號曰自然氏自然之字他書皆作有熊獨白虎通義曰黃帝號曰自然自然者獨宏大道德也按老子曰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我者葢黃帝之辭而老子述之也其中自然之義曰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此自然爲獨宏大道德之義

其爲有熊無所取之也又考列子黃帝篇華胥氏之國其國無師長自然而已其民無耆欲自然而已二十有八年天下大治幾若華胥氏之國此自然之證也故老子自然之說皆黃帝之說也列子天瑞篇引黃帝書曰谷神不死是謂元牝元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緜緜若存用之不勤其文皆見老子知述黃帝書也谷以受水坤爲地水之所流故曰谷神神之字从巛巛即古文坤字黃帝始造文字始一終亥皆本歸藏坤文作巛可以明谷神即坤也坤爲牝周易之義亦以坤牝乾坤元亨利牝馬之貞虞氏注曰陰極陽生乾流坤形即谷神之象又曰坤含光大凝乾之元終於坤亥出乾初子品物以亨故元亨其言終亥出子即不死之象又曰坤爲牝震爲馬初動得正故曰利牝馬之

貴以牝爲門乾坤之合乾坤爲易之門故曰元牝之門天地之根者乾初也乾初爲道本故曰乾元坤初動則凝乾元緜緜若存用之不勤皆坤凝乾元之象歸藏首坤可於是推之知老子所述皆黃帝之說歸藏之說也又觀十翼之文則孔子贊易亦多取於歸藏易春秋爲微言所存故皆從竊取之義竊比猶言竊取也將易與春秋皆史官所藏所謂其文則史者也天地陰陽之故及筆削之義所謂竊取之者也春秋去文從質殷禮也宋不足徵求於柱下得之老彭問禮老聃春秋之禮皆殷禮也小戴所錄七十子之記皆爲殷禮合乎春秋蓋問乎老聃而折其中不徒曾子問之所記也故春秋爲禮義之大宗而得之以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之義可謂遠矣又論語不曰彭老而

曰老彭者以老子有親炙之義且尊周史也至三朝記稱商老彭不言周者以老子雖生周代而所傳之學則歸藏之學故歸之於商尤信而好古之明徵也

抱朴子對俗篇云人中之有老彭猶木中之有松柏又云至於彭老猶是人耳按言老彭又言彭老亦謂是兩人也

昔者孔子耳順不踰天縱將聖年有壯老之異志無衰盛之分惟感周道之既衰則思周公而無夢甚矣吾衰也久矣吾者謂吾今日也久者謂自幽厲傷之至今日而已久也孔子謂周道之衰當吾之世而益甚如魯之郊禘非禮其精神已不能與周公相接制禮作樂之意吾將坐觀其泯没精神不交則不復夢見也周公其衰之杞之宋又不足徵此春秋之作所不能已與

蘐案後漢書延篤傳注東脩謂束帶脩飾鄭注論語曰謂年十

五以上也又禮記曲禮正義云童子委摯而退者童子見先生或尋朋友既未成人不敢與主人相授受拜抗之儀但奠委其摯於地而自退辟之然童子之摯悉用束脩也故論語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是謂童子也案如正義謂束脩即童子摯與鄭說正合然束帶脩飾之訓出孔氏論語注見書秦誓正義蓋童子初勝帶而以束脩爲摯正取束帶脩飾意亦猶羔取善羣雁取候時也夫子於闕黨童子則使將命互鄉童子則與其潔己皆未嘗無誨之證又左傳杜注亦云束脩取其自脩也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此復之初九也荀爽說復曰復者冬至之卦陽起初九爲天地心萬物所始吉凶之先故曰見天

地之心矣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心者性之所藏也性者乾之元也乾初九爲乾元元者善之長故勿用六十四卦皆用九六獨乾初言勿用於易爲乾元於人爲始胎雖欲言性惡而極之於始胎則未有不善者也善者陽也以乾元之勿用知復初之不遠於乾明性善之理此天道也聖人之學也於復初著復性之功此人事也賢人之學也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吾與爾有是夫復之利有攸往用之則行也乾初之潛龍勿用舍之則藏也復之消息可以通乾賢之成功可以合聖

謹案周禮太宰祿以馭其富三代以上未有不仕而能富者故官愈尊則祿愈厚求富即干祿也富而可求謂其時可仕則出而求祿孔子爲委吏乘田其職與執鞭之士相類鄭君所謂於

道可求也周禮條狼氏掌執鞭以趨辟此下士之職故鄭君以爲賤職孔君以從吾所好爲古人之道古人之道卽詩書禮樂不可求爲時不可仕孔子世家言定公五年陽虎囚季桓子季氏亦僭於公室陪臣執國政是以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脩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此孔子不仕謂不可求脩詩書禮樂爲從吾所好孔子自述出處之際故以兩吾字明之義疏引袁氏曰執鞭君之御士亦有祿位於朝也

儀禮以周南召南爲正樂故合樂則歌周南召南而工告樂備語魯太師樂言以成者指此虞時合樂用簫韶故曰簫韶九成說具第二篇齊之韶樂亦以合樂用之故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必

合樂乃得言樂也
夫伯夷之不立夷無怨也叔齊亦不立而逃之齊無怨也惟其無怨則君臣父子兄弟之道俱得是謂求仁而得仁若靈公之逐蒯聵而蒯聵怨矣使輒避位而輒亦必怨惟其怨則君臣父子之難交作而國不可爲故曰夫子不爲如子路之死亦知衛不可爲而出於一死也於春秋許輒得立信其信也於論語明不爲之義仁其仁也惟能仁其仁斯可以爲春秋可以救亂世
大戴禮記曰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辨言矣詁者古言詩書禮皆有古言爾雅二十篇首以釋詁釋言釋訓三篇其餘皆由是推之所謂雅言也此爾雅出於周公孔子之明徵也六書之次指事象形會意文字之本體明著而易曉諧聲轉注假借文字之

通用尙變而不能者也故有諸聲則詩書禮可習其讀轉注則詩書禮可陳其義假借則詩書禮可筆之書而一以雅言爲斷蓋詩書爲古人之言與事固必以雅言若禮則行於當時宜可通乎流俗者而孔子皆以雅言陳之故曰執禮皆雅言也是三者爲夫子之文章弟子所共聞故必以雅言明之若易春秋則性與天道不可得聞故謂雅亦不釋也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謹案此篇皆明孔子教人之法即三代立學之法也文王世子記曰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據此知詩書執禮即大學之教乞言爲雅言合語爲樂語曾子書曰爾雅以觀於古

可與辨言矣此雅言之謂也爾雅釋詁一篇蓋周公所作釋言以下或言仲尼所增子夏所足叔孫通所益梁文所補張揖論之詳矣本釋文序錄此就詩書禮之言而通之以爾雅之義所謂文章得聞者也至易之卦名春秋歲月地名氏族皆雅言所未釋此性與天道之實不可得聞者也是爾雅一書爲聲形訓故文字之原雅言之所在也旣通其所以言當明其所以敎則文行忠信備其本末論語屢言文行忠信與詩書執禮相爲表裏文文章行德行詩書之所載也忠信禮之本也必出文行忠信而後詩書禮樂浹於人之性而後可以謂之教也稱其業者卽以求乎天人相與之際則以可得聞者及乎不可得聞者此文行忠信之所充也故七十子之徒皆身通乎六藝而傳聖人之教

於當世則惟在詩書執禮故孔子之教即三代立學之教其後齊魯閒孟子荀卿之書皆言詩書禮樂而不爲易春秋之教孟子言春秋明孔子之統緒太史公傳儒林亦先言詩書禮三家而不舉其文知不以教也後及易春秋以二書於當時在不可得聞之數其立博士以教弟子則自漢始其雅音不及樂者以禮樂之情同且樂備聲音節奏不徒正言也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恆矣謹案聖人與善人名異而實同以其具於本體而言則謂之聖人謂其人獨聖也以其施於一世而言則謂之善人謂以善及人也君子爲作聖之始其有恆謂善人之終

事非君子無以入於聖非有恆無以成其善將至春秋三王之聖已遠而盡善之治莫臻夫子所言不得見者即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之謂繼周而受命亦自盡君子之事而已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乾爲天爲君而象取君子者亦以君子聖人非二體也善人者所謂止於至善會其有恆歸其有極然必教民七年而可以即戎爲邦百年而勝殘去殺非旦夕之效而目前之可見故必得之於有恆易曰雷風恆君子以立不易方知有恆與君子非二體也文王作爻詞亦惟見君子而不見聖人六十四卦有恆之體而無善之名以君子亦要以有恆而已矣中庸記言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非有恆之象哉是功成德盛而後世稱聖移時歷世而海內向善故堯舜曰吁咈皋陶

去殺勝殘孔子曰吾不得見其意若一若具曰子聖而其事已善則所謂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雖乎有恆者又聖人所深戒也中庸記曰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荷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至誠者至善也有天下之大經大本而知化育中立而不倚由新民而止至善也聰明聖知而達天德者聖人也此以知聖人善人表裏名實之分非有同異等差之別故論語兩加子曰孟子稱樂正子爲善人信人又以爲二之中四之下者下言其基也以善爲始其基而五者以推其極此善人即就樂正子所具體象言之與論語稍異而實同也信人即是有恆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何注曰莫無也文無者猶俗言文不也文

不吾猶人者凡言文皆不勝於人皇疏曰何云俗云文不當是於時呼文不勝人爲文不也謹案何皇兩家但知文莫連言而不解其義故爲此曲說方言七曰侔莫強也北燕之外郊凡勞而相勉若言努力者謂之侔莫淮南繆稱篇曰其謝之也猶未之莫與高注莫勉之也說文忞強也慔勉也忞即文慔即莫叚借廣雅文勉也𢘓勉密勿蠠沒文莫皆一聲之轉文莫勉強而爲之躬行君子自然而行之盚爲謙辭以示學者也

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謹案說文讄禱也累功德以求福論語云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从言纍省聲或不省又誄謚也从言耒聲此論語所引㠯行一書名讄論語禱爾于上下神祇字作于不作於與引詩書一例卽與誄異訓然經典不妨假借用之故周禮大祝古禮經也

作六辭其六曰誄注曰誄謂積累生時德行以錫之命春秋傳孔子卒哀公誄之或曰誄論語所謂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疏曰生人有疾亦累列其德而爲辭故引論語文以相續又小宗伯禱祠于上下神示注引論曰禱爾于上下神祇是知誄讄通也

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謹案六尺之孤謂幼君百里之命謂黎民也書多方大降爾四國民命王肅曰君爲民命爲君不能順民意故誅之也僞孔傳亦云民命謂君也多方大降爾命僞孔傳亦云謂誅紂也此兩文馬鄭注俱不傳或與僞孔王肅同若馬鄭說異則陸孔亦當載也是國君爲民命所繫故謂之民命今君以子幼民命寄於大臣故曰寄百里之命葢

猶桑督言子孫黎民也
三國魏志文帝紀注引華歆上言曰唐虞稱歎不在厥子而在
舜禹又引魏氏春秋曰帝升壇禮畢顧謂羣臣曰舜禹之事吾
知之矣元和顧千里以爲漢魏人言舜禹者惟見於此則論語
言舜禹之有天下正指禪讓而言也
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
無能名焉此言堯爲君之德也書曰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
敬授人時欽若者則天也敬授人時者民事也天子南面而視
四方星之中知民之緩急不出戶牖而天下治其治天下之迹
拔於不可見故民無能名也名者號諡之通稱生而名堯沒以
爲諡雖曰上世質直卽民無能名之說也巍巍乎其有成功也

煥乎其有文章此言則天之驗也天不言而四時行歲功成堯有定時成歲之政而天之成功即堯之成功也文章者星辰之文日月之章也至堯而敬授日月星辰於是而永短之度見爲虞之術明則天之文章皆堯之文章也故堯猶巍巍至高之貌同乎天也

有婦人焉九人而已識案毛詩篇義曰卷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此言后妃佐文王之事至武王時以佐夫者佐其子孫依文王世子言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則武王作大誓時十一年年巳八十五以二十而嫁計之太姒當巳百餘歲按文王世子所記今文家說也周書

度邑曰自發未生于今六十年周本紀同自武王未生至克殷僅六十年則年五十餘耳周書古文史記多古文說故與今文家不同按之事理古文說是馬鄭說論語亦古文故於十亂並數文母又賈生書稱成王二十即天子位亦與今文說不同當同是古文說也

夫王者之興以爲民也天命所在無所可避天命不予無所可爭也堯舜之傳賢禹之傳子聖人之心其道如一世者昧焉必以己私妄加校量德衰之說孔子知之故於泰伯一篇往復以明其理泰伯之三讓知天命之在周也文王之服事知殷命之未訖也秝數之所在統紀之所存而於己無與也論帝王者皆以舜禹授受武王征伐爲二法不知周之天下亦始於讓也蓋

讓天下者自堯舜至泰伯而三矣故曰唐虞之際於斯爲盛又
曰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不言文王言周者自泰伯讓天
下以成至德人皆稱文王之事殷而莫稱泰伯之讓周故言周
以見至德之遠也而孔子所以無閒於禹者以有天下而不與
也舜受堯之天下禹受舜之天下皆知天之所命而於己無與
也舜禹之受天下同而禹所以予天下者與舜異暱儒之私議
由是而興也故孔子既明不與之意又申無閒之旨夫致祀上
帝六宗山川羣神祖禰之祭堯典之所載也決九川濬畎澮禹
之昌言也古人之象五色作服舜之申禹也曰非曰惡曰卑先
以此三者示不與之意以爲萬世有天下者法曰致孝曰致美
曰盡力又以此三者成堯舜之功而開三王之道三科五家升

降絕續咸繫於禹而後知禹之有天下未嘗一日肆於民上安得有所非議閒厠其閒乎謳歌訟獄不歸益而歸啟亦天命之在人心而非禹所得與也至於後世視天下之大爲一家之私至高而無上窮泰而極侈則廢興之際是非之說紛焉唯知禹之無閒乃知不與有天下之實與舜無二道故反覆言之如此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百九十二終

仁和邵順穎
仁和裘維幹 校

論語說義五　子罕第九

長洲宋翔鳳于庭著

子罕言句利與命與仁謹案盡此篇之文皆以說聖人微言之故也罕者希也微也罕言者猶微言也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存於幾希之閒通乎絕續之介故不可得聞者謂之微言與者相與之際也夫子贊易脩春秋弟子不得聞易有四德春秋有五始元年以當元元者始也春以當亨所謂陰陽之中在二五也春爲陽中擧陽以兼陰王以當利使物各得其宜爲天下所歸往也正月以當貞貞正也易以元亨利貞爲仁元義利禮亨知貞而乾爲信乾君也春秋本乎天以陳王道故終之以公卽位易言君德之體天行故始之以乾而天道咸備弟

子撰微言則曰利與命與仁者何也易文言曰利者義之和也荀氏說陰陽相和各得其宜然後利矣相和猶言與也惟利物足以和義則元亨之德成而貞固之事定故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必利物和義而後見萬世之性正萬物之情故欲求性與天道必求之利與命與仁也與命者率性也與仁者利仁也天命之性備五德五行仁則五德五行之始有利以保合太和則天命之性可以率可以無終日之間違仁故曰能以美利利天下也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無敵無慕故罕言也義性也利義之用也一也與比者與命與仁也始於以義治我乃能以仁治人其所謂義即所謂利也子曰天何言哉

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天何言卽不言所利也四時行焉者性之所以率也百物生焉人之所長養也能以美利利天下也再言天何言哉者見吾之微言皆性與天道然必求利之故而後得性之故求命之故仁之故而後得天道之故孔子存微言之教以爲百世之師者備於利與命與仁之中矣

孔子素王如堯之大民無能名達巷黨人先知受命獨發此言一人而已然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受命之故存乎微言恐門弟子性質未明數聽此理轉滋疑惑不使躐等故就其身體之事擇乎六藝之中射御二者御尤切身舉而示之以合禮樂斯須不去此文章之教日用而不知者也別舉門弟子者不使同乎達巷黨人也此聖人設教之權衡也

立一王之法成一代之禮必以所損益者順乎人情卽以所不變革者維乎世運孔子受命作春秋制去周之文從商之質亦以人心風俗其機可乘也麻冕之制凡冕以木爲之長尺六寸廣八寸低前一寸三分故曰冕績麻三十升布爲之故曰麻冕禮器記曰禮有以文爲貴者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鄭君據周禮司服士皮弁以此爲夏殷制按周禮家法不同論語今故以禮器說之）此服周之冕以別尊卑故曰禮也云今也純者鄭君讀純爲緇是爲緇布冠其制狹小纔足容髮士冠禮記曰始冠緇布之冠也太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緌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冠而敝之可也鄭注太古唐虞以上緌纓飾未之聞太古質無飾重古始冠冠其齊冠接冠而敝之言不復更著誚當時禮服白

有皮弁爵弁元冠遂不更著緇布冠矣弁冕聲相近制亦大同論語見冕者又冕衣裳者鄭注云冕魯讀弁爲冕今從古毛詩篇義云都人士周人刺衣服無常也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傷今不復見古人也其詩云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傳云緇撮緇布冠箋云都人之士以臺皮爲笠緇布爲冠古明王之時儉且節也箋詩以緇撮爲儉可證論語續純爲緇緇定爲緇布冠矣東遷以前衣服無常言侈靡也大東西人之子粲粲衣服即謂侈靡故詩人思臺笠緇撮之風自後人心厭而求儉故長民者舍弁冕而服緇布無飾之冠其侈也文之獘也有過乎禮者也其儉也質之機也可推而進乎禮也學者聞吾從衆之言而後知聖人之立制皆禮之所以順也夫政教文質所以云捄也故事或變古而不違於道者聖人亦因勢利導而

已矣都邑之士失則近於野人野人而無教則近乎禽獸故上下之等尊卑之分不可一日而不明也臣之於君有拜於堂下猶臣禮之正也有拜於堂下君辭之而升成拜者此君待以客禮禮之殺也有不降而拜於堂上者以卒爵不再降又禮之殺者也有其正變即有其隆殺而君臣之義益明若充從儉之俗則無不從其殺駸駸乎去拜下之禮隄防一壞教化不立尊卑上下其數遂淆弒君三十六亾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泰而驕驕而僭僭而亂所馴至也故春秋褒善貶惡進退誅絕皆斤斤於君臣之閒所以挽人心而扶風俗也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則儉從眾之說也有改制之名無變道之實則違眾從下之說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

所以致化隄防之者無不至故升下之禮不可不嚴也

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諸案此篇首章言四德之在利此章言五始之在王易春秋之微言具矣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諸案此顏子歎聖人微言弟子不易知也孔子稱之曰殆庶則顏氏之子或可鑽仰知其高堅而後能言高堅也存於瞻望而後有在前在後也惟習聖既久斯能及乎恍忽之境而深其歎美之情故性與天道不可得聞者所謂彌高彌堅者也文章可得而聞者所謂循循善誘人者也詩書執禮皆文章也聖人初無高堅前後之象弟子皆在博

文約禮之中如切磋琢磨子貢因禮以悟詩也素以爲絢子夏因詩以悟禮也以此及彼故曰聞一知二顏子所得博文約禮與衆人同而欲罷不能與衆人異從不可易盡不可形象以見聖功之全體知微言之所在如有所立立言也卓爾謂微言之卓絕也此聞一知十之所至也旣見其所立當有其所由而云從之末由者爲博文約禮者言之也蓋熟學者旣多而希聖者無幾道之以儒術脩之以禮儀肅儀之信肅言之謹故讓儒者曰博而寡要其博文者乎曰勞而少功其約禮者乎聖人治天下明尚古固自有所立而非人人能從事者也故曰微言也

漢書禮樂志云周道始缺怨刺之詩起王澤旣竭而詩不能作王官失業雅頌相錯孔子論而定之故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

正雅頌各得其所按春秋時如左傳所載知雅頌相錯又如投壺以鵲巢四篇雜於雅知鄉樂不正二南爲鄉樂合樂所用故謂之樂孔子旣定如儀禮諸篇所載以頌爲金奏升歌笙入間歌皆雅而各順其序而以二南爲合樂又云下管新宮以不在雅頌之列故下管以別之是得其所也投壺以伐檀白駒雜於采蘋騶虞之間是以變風變雅雜於鄉樂所以不正投壺非禮之正經未經孔子正定故有此弊投壺以風爲雅詩雅者正也雜以變風變雅是謂不正非雅頌之雅則孔子言樂正雅頌得所就風雅頌言之也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門行不履閾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

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句趨進翼如也復其位踧踖如也讀按上章自君召使擯至賓退復命已具爲擯之禮矣春秋時朝聘無常其禮因時制變則擯事甚難故此章重記之也聘禮公皮弁迎賓于大門內大夫納賓賓入門左注云內賓位也眾介隨入北面西上少退擯者亦入門而右北面東上上擯進相君按彼注言擯入門而右即論語入公門公門指大門也聘禮又云公再拜賓辟不答拜公揖入每門每曲揖注云凡君與賓入門賓必後君介及擯者隨之並而雁行既入則或左或右相去如初玉藻曰君入門介拂闑大夫中棖與闑之閒士介拂棖賓入不中門不履閾門中門之正也不敢與君並由之敬也介與擯者雁行卑不踰尊者之迹亦敬也按論語立不中門

指此公迎賓不出大門則入公門時無尊者之迹無所立不中
門也知此門當是廟門矣聘禮又云及廟門公揖入立于中庭
賓接立西塾几筵既設擯者出請命賓襲執圭擯者入告出辭
玉納賓賓入門左介皆入門左北面西上三揖注云入門將曲
揖既曲北面又揖當碑揖按擯者入門右故鄭注過位云謂入
門右北面君揖之位也當公入立中庭賓立西君揖位尚虛而
擯者出入其間即論語過位之時又有請命辭玉之事擯者乃
有言故曰其言似不足者聘禮又云至於階三讓公升二等賓
升西楹西東面擯者退中庭注云向公所立處退者以公宜親
受賓命不用擯相也按此知聘禮擯者不升至堂上論語攝齊
升堂謂堂階春秋時列國多事朝聘盟會不無意外之語孔子

世家夾谷之會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則聘禮亦容或有此故記此一節文言攝齊正言堂階之事而不更言堂上之容知未至堂上以見雖因時制變而終不能越上下之禮也下云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當讀沒階絕句盖擯者升堂則不盡一等茲則又降一等由是而至階下也聘禮又云賓致命公左還北鄉擯者進注云進阼階西釋辭於賓相公拜也按此卽論語趨進一事以上皆相公隨公而入至此擯者單進故有趨論語有義本無進字云一本作沒階趨進誤也按聘禮記注云孔子之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亦有進字康成所見本已如此知非衍誤陸氏疑沒階不當又趨進故以爲誤其實非也與論語上文記趨進翼如也同事惟擯者有此一節也聘禮又云公當楣再拜賓三退負序公側襲受玉于中堂與東楹

之門揖者退負東塾而立注云反其等位無事擯此即論語復其位一節也使擯一事而兩記之者所以防禮之變也上章言賓退必復命則當時有不復命者聖人示之以不可變也此言升堂與聘禮則當時事勢有不容已者而以不盡一等明之以明雖變而不能終變也後之說論語者以入公門以下記孔子常朝之事常朝則門不能有尊者之迹過位亦不當有言或又據聘禮記云賓入門皇升堂讓將授志趨授如爭承下如送君退而後退下階發氣怡焉再三舉足又趨及門正焉以論語入公門之文合之亦是爲賓出聘事擯賓升堂時方執玉手不能下振衣又趨進一節亦賓所無以爲記聘非矣鄭注聘禮記有孔子之升堂云云亦引爲旁證非竟以爲孔子爲賓出聘事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百九十三終

仁和邵順祖
仁和葉維幹　校

論語說義六 先進顏淵

長洲宋翔鳳于庭著

禮樂者治身治民之具也聖人在天子之位乃作禮樂而其時士大夫皆禮樂不斯須去身故試士射宮必其容體比禮其節比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古者賜爵祿於太廟凡與於祭者皆民材也故論語言仕之先進後進皆以禮樂言王制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又云爵人於朝與士共之王制所記皆殷法也凡士民有德者皆登進爲卿大夫自野升朝之人也故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春秋時諸侯卿大夫皆世爵祿生而富貴以爲民上是謂之君子君子野人以貴賤言故曰後進於禮樂君子也謂後世仕進皆卿大夫之世居在都邑而僻在田野者俱無由

進春秋譏世卿去周之文從商之質故用人之法亦從殷禮後
輿四科諸賢以見世爵之代若德行言語政事文學之倫而皆
不及仕進之門而失其所斯爲天地閉賢人隱春秋之所爲作
也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集解鄭曰言弟子從我而厄
於陳蔡者皆不及仕進之門而失其所書舜典闢四門正義曰
闢訓開開四方之門謂開仕路引賢人也論語從我於陳蔡者
皆不及門也門者行之所由故以門言仕路以堯舜之聖求賢
久矣今更言開門是開其未開者謂多設取士之科以廣致衆
賢也謹案此說與鄭義合
德行脩德行仁作之君者也言語傳聖人微言逖而語之以垂

百世作之師者也政事食貨賓師之事任有司者也文學通六藝備九能爲學士者也故顏淵問爲邦雍也可使南面閔子騫辭費宰伯牛事少見而孔子惜之與顏淵同稱所謂具體而微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足以朝諸侯有天下者也孟子曰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子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趙注言人各有能我於言辭命教則不能如二子所謂言辭命教正以微言垂教非爲行人使四方之謂歟邪疑故孟子又述子貢言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卽申言辭命教之義孟子又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謂知聖人之微言故論語二十篇於宰我則有晝寢問主三年之喪之類子貢則有餼羊問衛君之類皆明聖人之微言而習其說者轉疑二子則知言之人未易得也故德行與

政事相爲表裏者也若有君則必有卿大夫士德行之不脩未有能君其國子其民者也政事之不備未有能佐其君以治其民者也釋德行而言政事必舉天下爲府史胥徒而後已也釋言語而求文學必溺一世於詖淫邪遁而後已也故言語與文學相爲表裏者也問夫子之文章則夫子之言性與天道雖不可得聞而不終絕也如子游子夏之徒無不聞性與天道而以文學爲科者欲以禮樂詩書公之於天下後世而微言存乎其間以待其人則俗儒所疑爲非常異義可怪之論者固其宜也

子路行行如也謙案說文解字侃剛直也从㐰㐰古文信從川取其不舍晝夜論語曰子路侃侃如也徐鍇繫傳曰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是其不舍晝夜也此引作侃侃是正字鄉黨篇之侃侃及此下文冉有子

貢侃侃如也並當爲嘉賓式燕以衎之衎假借作侃侃故唯訓爲和樂也鄭注論語行行剛強之貌與許君解侃爲剛直義同行行疑涉下文衎衎而誤蓋古文論語冉有子貢侃侃如也本作衎衎

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謹案春秋繁露曰大旱者陽滅陰也陽滅陰者尊壓卑也固其義也雖大甚拜請之而已無敢有加也大水者陰滅陽也陰滅陽者卑勝尊也日食亦然皆下犯上以賤傷貴逆節也故鳴鼓而攻之朱絲而脅之爲其不義也此亦春秋之不畏強禦也故變天地之位正陰陽之序直行其道而不忘其難義之至也按董生之言知魯有季氏世卿專政祿去公室攘奪克剝而有用田賦之事是亦卑勝尊賤傷貴不義之

至者與季氏不能聽冉有不能救厥罪惟均故鳴鼓而攻若深
疾冉有實正季氏之惡而春秋譏世卿之法亦由是而益明矣
冉有政事才以爲季氏聚斂故夫子以非吾徒斥之否則若愚
若魯若辟若喭皆有病累而不害爲吾徒惟顔子則庶幾無四
者之病而舉其屢空以見與冉有相反此其能與孔子素王之
德相合若屢空糟糠不厭爲君子固窮之義存聖賢之正道而
子貢貨殖爲羣黎百姓謀所以自全於王政不行之世以補君
相之未及謂賜不受命者史記仲尼弟子傳云子貢一出存魯
亂齊破吳彊晉而霸越是能不受驕君之命者也弟子傳又云
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貲裴駰注云廢舉謂停貯也與時謂逐
時也徐廣引廢舉作廢居又貨殖傳云子贛既學於仲尼退而

仕於衞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閒按廢著漢書作發貯廢舉廢居

廢著發貯字並通假此貨殖之事也億則屢中者即計然所謂

知鬭則脩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而觀已故

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此皆屢中之法故能爲貨殖之事也

三王以後封建井田學校之法壞而孔子成春秋以當素王諸

侯卿大夫不能舉其職而子貢之倫興貨殖之事以命曰素封

太史公曰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

下者與之爭葢輓近之從政者皆與之爭者也而命曰素封者

皆因勢利道者也則貨殖之事與季氏聚斂不可同年而語故

於賜無病辭也或問封建井田壞於秦而春秋則其制尙存荅

曰封建之初大國百里井田之分一夫百畝侯國逾制則封建

壞賦稅過度則井田壞開阡陌并諸侯亦乘其流極則秦之變制聖人已早見其然故與弟子商榷以救後世如顏淵子貢之行宜並取而兼存之矣

文選注四十七引論語摘輔象曰子然公順多略按此知季子然亦弟子之一

夫子哂之馬曰哂笑也義疏曰齒本曰哂大笑口開則哂見按此本曲禮笑不至矧鄭注齒本曰矧大笑則見音義矧本又作哂說文弞笑不壞顏曰弞从欠引省聲說文無哂字作弞為正矧是段藉凡笑以至矧為度過此則壞顏且失容故曰笑不壞顏非微笑之謂曾晳亦以夫子有異常笑故問之爾

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謹案下文公西華言禮曾晳言樂論衡明

雩篇曰曾晳對孔子言其志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孔子曰吾與點也魯設雩祭於沂水之上暮者晚也春謂四月也春服既成謂四月之服成也冠者童子雩祭樂人也浴乎沂涉沂水也象龍之從水中出也風歌也（按風讀為諷）詠而饋詠歌饋祭也歌詠而祭也說論之家以為浴者浴沂水中也風乾身也周之四月正歲二月也尚寒安得浴而風乾身由此言之涉水不浴雩祭審矣春秋左氏傳曰啟蟄而雩（文異）又曰龍見而雩啟蟄龍見皆二月也春二月雩秋八月亦雩春祈穀雨秋祈穀實當今靈星秋之雩也春雩廢秋雩在故靈星之祀歲雩祭也孔子曰吾與點也善點之言欲以雩祭調和陰陽故與之也又曰樊遲從遊感雩而問刺

魯不能從德而徒雩也按王仲任說論語此條最當其云說論之家當指魯論當時今文魯論最盛也其以雩在正歲二月則非蒼龍昏見東方在正歲四月始舉雩祭故左傳龍見而雩杜注以爲建巳若啟蟄則夏正郊天而非雩論語暮春春盡爲暮已將四月故云春服既成言時已暖也然建巳之月亦不可浴水中而風乾身浴沂言祓濯於沂水而後行雩祭蓋三子者之僎禮節民心也點之志由鼓瑟以至風舞詠饋樂和民聲也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故孔子獨與點相契唯樂不可以爲僞故曾晳託志於此孔子問如或知爾則何以哉何以言何以爲治若以傳論所說則點有遺世之意不特與三子殊與孔子問意反矣　公羊桓五年經秋大雩注使童男女各八人舞而呼雩故

謂之雩不地者常地也疏云論語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與此異者彼言暮春者春服既成明魯人正雩故其數少復不言男女今此舞見於經非正雩也凡脩雩者皆爲旱甚而作故其數多又兼男女矣是以司巫職云若大旱則帥巫而舞雩是也春秋說云冠者七八人童子八九人者葢是天子雩也常地謂在魯城南沂水上　周禮司巫疏云若四月正雩非直有男巫女巫按論語曾晳云春服既成童子六七人冠者五六人兼有此等　禮記月令仲夏大雩帝用盛樂注雩吁嗟求雨之祭也雩帝爲壇南郊之旁雩五精之帝配以先帝也自鞀鞞至柷敔皆作曰盛樂凡他雩用歌舞而已注又曰天子雩上帝諸侯以下雩上公正義曰鄭義則非唯歌舞兼有餘樂故論語云舞雩

詠而歸是也　按以上三事皆明論語舞雩詠饋爲雩祭故具錄之

詠而歸釋文歸如字鄭本作饋云酒食也魯讀饋爲歸今從古

謹案詠是歌詩所歌蓋絲衣篇也毛詩篇義曰絲衣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論衡以靈星爲龍星龍與靈聲之轉經傳無靈星之祭漢書郊祀志高祖詔御史令天下立靈星祠張晏曰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晨見而祭之論衡祭意篇曰高皇帝四年詔天下祭靈星靈星之祭祭水旱也於禮舊文曰雩雩之禮爲民祈穀雨祈穀實也春求實一歲再祀蓋重穀也春以二月秋以八月按張晏以爲農祥晨見而祭王充以爲二月祭並非禮正要之靈星之祭即左傳龍見而雩確然無疑雩祭

有壇蔡邕獨斷壇謂築土起壇何休公羊莊三年傳注土基三尺土階三等曰壇故緇衣云自堂徂基又云自羊徂牛鼐鼎及鼒兕觥其觩旨酒斯柔皆饋酒食之事則高子之說當是詩古文家舊說也

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此言君人之道也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身者己之身也家國天下由己以及也誠意正心爲脩身之事卽克己之事也克肩也本說文能勝其任之謂肩君人者以一己勝天下之任則必反諸禮以脩身故驗之於一日而脩齊治平之化可旋至而立有效誠意之極是謂致知自脩身以至於天下平是謂物格格來也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致知格

物之事也聖人抱蜀不言而廟堂既脩大明堂之禮四達而不悖其事固可驗也董子曰君子求仁義之別以紀人我之閒然後辨乎內外之分而著乎逆順之處是故內治反禮以正身據禮以勸福外治推恩以廣施寬制以容眾故以義正我克己復禮也以仁安人天下歸仁也求仁義之別則知為仁之由己不知為仁之由己則堯舜其猶病諸故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皆以義治我禮緣義起而仁義之法相因也

鄧名世姓氏辨證書云棘春秋齊楚皆有棘齊邑在西安縣東故里亭楚邑在譙縣東北棘亭然則子成之先必齊或楚人仕衛者翔鳳按鹽鐵論相制篇云紂之時內有微箕二子外有膠鬲棘子拨棘與鬲通史記楚世家三翮六翼墨子耕柱篇作三

棘六兕葢膠鬲亦稱棘子故其後以棘子爲氏膠鬲在殷衞是殷都故子孫在衞也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釋文鄭云片半也魯讀折爲制今從古譔按書呂刑折民惟刑音義折馬鄭王皆音悊智也說文哲知也从口折聲𠱚文悊哲或从心又書大傳引哀矜哲獄折爲斷決哲獄乃知獄情也鄭不從魯讀折爲制者以折可通哲必知之而後能斷故從古也

呂刑明清于單辭正義單辭爲一人獨言未有與對之人訟者多直已曲彼搆辭誣人單辭獨難聽故言之也孔子美子路云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片言即單辭也子路行直聞於天下不肎自道其長妄稱彼短得其單辭即可斷獄者惟子路爾

凡人少能然也謹案此與義疏所載孫綽說同蓋六朝人相沿舊說矣

春秋昭廿五年書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之後卽書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時昭公又雩聚衆以逐季氏終成失位去國之禍聖賢遊其地以傷前事究其所因遂有崇德脩慝辨惑之問夫子善其得爲國之本崇德者崇重有德之人當思所以試之於事苟不先以事則雖得人無益於國也脩治慝惡治惡當始君身已不能盡臣禮以事天子而欲責其臣以事君之禮豈脩慝之道乎放弒之事非一朝一夕之故人君欲大有爲於國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亦非旦夕之所能爲也昭公不務崇德脩慝徒逞一朝之忿以

逐去季氏爲快則肅人猶知其惑而昭公旣失之於先哀公將踵禍於後故聖賢爲之怵惕也樊遲惑昭公之禍因思君人之道而問仁而荅之以愛人愛人君人之道也問知而荅之以知人書曰知人則哲能官人自世卿專國其君雖知人而不能官人遲之未達職此之由而夫子告之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舉正直而廢邪枉邪枉皆化爲正直如魯用孔子而會夾谷墮三都是其大驗也然不究其用亦以季孟之故故遲又疑之子夏知孔子之意必堯舜禹湯之爲君而後能盡用人之道以垂百世之法故言選舉之事曰舜有天下選於眾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眾舉伊尹不仁者遠矣按公羊隱元年何休說當春秋時廢選舉之務置不肖於位輒退絕之以生過

失至於君臣忿爭出奔國家之所以昏亂社稷之所以危亡故皆錄之又隱三年何休說禮公卿大夫士皆選賢而用之卿大夫任重職大不當世為其秉政久恩德廣大小人居之必奪君之威權故尹氏世立王子朝齊崔氏世弒其君光君子疾其末卽正其本見譏於卒者亦不可造次無故驅逐必因其過卒絕之明君案見勞授賞則衆譽不能進無功案見惡行誅則衆讒不能退無罪此春秋譏世卿之義蓋卿大夫世則舉直錯枉之法不行有國者宜以不知人為患故子夏述舜舉皋陶湯舉伊尹皆不以世而以賢以明大法又言不仁者遠遠者變於不覺所謂不可造次無故驅逐故昭公之逐季氏非春秋所取則慎之慎者也漢書王吉言堯舜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皋陶伊

尹不仁者遠今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驁不通古今至於積功治人無益於民此伐檀所爲作也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郎

論語之義富哉言乎富者備也必如舜舉皋陶湯舉伊尹而後用人之法備亦崇德之至也

清經解續編卷三百九十四終

仁和邵順頤校
仁和葉繼絳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百九十五　南菁書院

論語說義七　子路憲問

長洲宋翔鳳于庭著

仲弓列德行之科有南面之使故其問政即語以爲國之要在能用人有司任事之人也公卿大夫士皆謂之有司司徒司馬司空爲三公亦言司堯典克明俊德謂能明俊德之士任用之皋陶謨知人則哲能官人皆以得其人爲先務此先有司也既知人而官人則已用者當赦其小過未用者當舉其賢才而有司之事莫敢後夫毛舉細故動拄吏議則有司皆畏縮彌縫其闕而君益勞而國不治故周公曰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皆赦小過之義東方朔荅客難舉大德赦小過無求備於一人之義也惟能赦小過則賢才樂爲用春秋穀梁傳曰昭十九年就師學問無方心志不通身之罪也

心志既逝而名譽不聞友之罪也名譽既聞有司不舉有司之罪也有司舉之王者不用王者之罪也如此則舉賢才爲有司之責而王者之大政也自世卿世大夫而舉賢之政不行故仲弓獨質其疑以求其信皋陶曰在知人禹曰惟帝其難之此爲知賢才之慮也如舜舉皋陶湯舉伊尹皆舉爾所知也不仁者遠則仁者咸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此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之說也是先有司者必以舉賢才爲本舉賢才者必以知其人爲要如後世試文字之工拙而間避其親故非舉爾所知之法也立程式以考課而不問其行誼亦非赦小過之法也人材之日下政治之日敝三代之不可復職此之由也或以仲弓爲季氏宰耳其問答之意不必言治國夫孔子於公山氏之召而有

爲東周之說聖人撥亂世反諸正無往而不致其意故其與仲弓商權者見用世之深情不必以其爲宰而疑之也

子曰必也正名乎義疏鄭注云正名謂正書字也古者曰名今世曰字禮記曰百名以上書於策孔子見時教不行故欲正其文字之誤謹案聘禮記曰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鄭注名書文也今謂之字策簡也方板也祭法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正名始於黃帝許叔重曰黃帝史倉頡初造書契百工以乂萬品以察蓋取諸夬夬揚于王庭言文者宣教明化於王者朝廷君子所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也老子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名亦正名之名謂造字必合乎道道爲道生一之道名即一一爲字之始亥爲字之終坤畔亥故有始一

終亥之名而歸藏首坤之理出焉歸藏黃帝易而老子傳其學故道經首著無名有名之說無名者天命之性也有名者脩道之教也必有文字而教立教立而君臣父子之倫攸敘凡傳其語言而著於竹帛者皆聖人之教孔子之術六藝多聞闕疑無不知而作故其禮義科指可世世通行則安可不以正名爲先乎

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謹案荀子大略篇言之信者在乎區蓋之閒疑則不言未問則不立漢書儒林傳疑者丘蓋不言蘇林曰丘蓋不言不知之意如淳曰齊俗以不知爲丘按丘古音同區丘蓋卽區蓋楊倞荀子注區闕聲之轉論語之蓋闕卽荀子之區蓋爲未見闕疑之意故曰蓋闕如也與淑錯如也同辭讀

論語以陶如遲文者非也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謹按此商治道也稼圃者井田之法一夫百畝所以爲稼五畝之宅所以爲圃樊遲欲以井田之法行於天下後世學者當深究其理農家者流卽出於此孟子所謂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小人哉者使遲知稼圃爲小人之事也三代之制封建井田學校三大端春秋時侯國斥大而封建壞多兵車之會而井田什一之法不行樊遲議脩井田以維封建思見先王之舊亦深圖治之心不知封建因乎時井田因乎地勝

閭之故聖人巳知貫乎古今通乎遐邇不可易者其學校乎故學校興雖不井田不封建而一世治學校廢雖行封建行井田而世愈亂上無學則下無禮也化民成俗必由學三王四代惟其師好禮好義好信皆學之所從出也自漢以來議法制者莫能行井田封建而學校之事苟飭綱紀必由此始而後知聖人之論爲世世通行者也

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此言文王之事也孟子曰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亦可以者言勝殘去殺之難也誠哉是言者言以文王之事信之也

詩緇衣正義舜典闢四門注云卿士之職使爲己出政教於天

下言四門者亦因鄉士之私朝作因門得行東門襄仲家有桐門右師是後之取法於前也彼言私朝者謂卿大夫夕治私家之朝耳玉藻說視朝禮曰君既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君使人視其事然後休息則國之政教皆在君所斷之不得歸適四門私朝明四門私朝非君朝矣論語冉子退朝注云朝於季氏之私朝謙按四門注云鄉士使爲已出政教於天下則四門私朝亦行政之地詩正義謂不得適四門私朝者非也玉藻言大夫退亦不必事畢也魏書高閭傳曰政者君上之所施行合於法度經國治民之屬皆謂之政臣下奉教承旨作而行之謂之事鄭注所云君之教令爲政臣之教令爲事也則其事非家事矣按魯語合官職於

外朝合家事於內朝所謂外朝即在四門者其內朝則在寢門外故魯語又云公父文伯之母如季氏康子在其朝與之言弗應從之及寢門知合家事之朝不在四門矣又云寢門之內婦人治其業焉定知內朝在寢門外也韋昭注國語亦誤

呂氏春秋仲冬紀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上執父而將誅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荊王聞之乃不誅也孔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爲信也一父而再取名焉韓非子五蠹篇楚之有直躬其父竊羊而謁之吏令尹曰殺之以爲直於君而曲於父報而罪之按兩書所記一誅一不誅異者蓋其始楚王不誅而躬以直聞於楚葉公聞孔子語

故當其為令尹而誅之在哀公十六年白公殺子西後亦猶華士少正卯之誅

焉

儀禮既夕筲三黍稷麥注筲畚種類也其容蓋與簋同一穀也

按簋受斗二升康成以筲與簋同實故亦同量說文無筲字有

籍字云籍飯筥也受五升从竹稍聲秦謂筥為籍徐音山樞切集韻亦音筲

按說文讀稍籍則音亦同筲又出籍字云陳留謂飯帚曰籍从竹捎聲一曰

飯器容五升則籍筲並可通筲許鄭解筲量多少不同按論語

言斗筲之人則筲量尤更小於斗則作五升為是既夕用筲禮

亦殺不必定容斗二升矣

公羊桓六年傳注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故比年簡徒

謂之蒐三年簡車謂之大閱五年大簡車徒謂之大蒐存不忘

以安不忘危疏云何氏之意與鄭別按何以教爲習戰事故舉蒐狩之期且證上章敎民七年也疏云與鄭別知鄭不同今其文不具鄭意蓋以教民使知禮義與信而後可以一戰如左傳所說者與

說文解字奡嫚也从百从夰夰亦聲虞書曰若丹朱奡讀若傲論語奡盪舟謹按許君以陸行舟之奡爲論語奡盪舟之奡又說文𡕞下引春秋傳曰生奡及𡕞是虞書之傲及左傳之澆古文並作奡則論語之奡亦是古文矣

問子西曰彼哉彼哉謹案定八年公羊傳陽虎曰夫孺子得國而已如丈夫何睋而曰彼哉彼哉趣駕旣駕公斂處父帥師而至何休注曰望見公斂處父帥師而曰彼哉再言之者切遂意彼

哉言彼地不可久處禍將及也楚令尹子西之治國足以招亂故孔子思遠去之與公羊言趣駕語意同蓋據齊論也廣韻五寘彼哀也論語云子西彼哉言子西不若子產治鄭之有遺愛管仲治齊之無怨言終於掩面而死故可哀也廣韻所載蓋古文論語之遺彼字當在史籀三篇中故說文不載彼字也

詩匪風箋云誰能者言人偶能割亨者誰將者亦言人偶能輔周道治民者也正義曰人偶者謂人思尊偶之也論語注云人偶同位人偶之辭禮注云人偶相與爲禮儀皆同也亨魚小技誰曰不能而云誰能者人偶能此割亨者尊貴之若言人皆不能故云誰能按所引論語注當是問管仲曰人也之注以非常之人偶然得之謂之人偶言同是在位而管仲爲非常人故曰

同位人偶之辭鄭注聘禮曰每門輒揖者以相人偶爲敬又注中庸曰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言相尊敬故曰相人偶也此蓋漢時常言賈誼新書匈奴篇曰胡貴人更進得佐酒前上時人偶之亦謂尊異之也

齊桓公正而不譎漢書鄒陽傳作齊桓公法而不譎法古文作金是班書所引法而不譎爲古論語今作正者蓋古論語本作金後人罕見金字就法有正義遂改金爲正[風俗通引作正已是改本]按兩正字皆嘗作金同法法者聖人之經法也譎者聖人之權衡也善用譎則爲權不善用譎則爲詐故許君以權詐兩義解譎此譎字當以權爲義僖二十八年盟于踐土後書公朝于王所公羊傳曰曷不言公如京師天子在是也天子在是則曷爲不言天

子在是不與致天子也何休注曰時晉文公年老恐霸功不成故上白天子曰諸侯不可卒致願王居踐土下謂諸侯曰天子在是不可不朝迫使正君臣明王法雖非正起時可與故書朝因正其義是冬又帥會溫天王狩于河陽皆晉文用權道以正君臣明王法而實非禮之正故曰譎而不法鄭陽言併哀姜薨于夷孔子曰齊桓公法而不譎以為過也師古曰法而不譎言守法而行不能用權以免其親也按齊桓之事知正而不知權輕重不平而親親之義先闕及身受禍五公子爭立其後嗣不復振晉文之事知權而不守正故數世雄長中國亦終不合於王道惟聖人斷之以義而人事洽王道備成春秋之治者在可與立又可與權也

管子小匡云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又戒篇云三匡天子晏子春秋問下云先君桓公從車三百乘九合而九合諸侯諸侯一匡天下按管晏二子與論語同時出而已以九合一匡對舉九者數之究一者數之總言諸侯至多而已九合天下至大而能一匡九合不必陳其數一匡不必指其事其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亦約略言之故與史記互異論語言九合諸侯不以兵車者即穀梁所謂未嘗有大戰也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讎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皆管仲之力也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惟能假仁故亦仁其仁孔子言如其假仁也管仲相桓公所行皆仁之事故孟子又曰久假而弗歸惡知其非有故同管仲曰人也即仁者人也之義

按徐幹中論智行篇云召忽伏節死難人臣之美義也仲尼比爲匹夫匹婦之爲諒矣又按後漢書應劭傳劭議曰召忽親死子糾之難而孔子曰經於溝瀆人莫之知則漢儒皆以經於溝瀆爲召忽事子罕篇云匹夫不可奪志則匹夫者所謂獨行之士惜一己之節不顧天下者也非以匹夫爲賤而非之

莊九年左傳乃殺子糾于生竇杜注生竇魯地史記作笙瀆集解賈逵曰魯地句瀆也索隱按鄒誕生本作莘瀆莘笙聲相近笙如字瀆音豆論語作溝瀆蓋後代聲轉而字與故書文不同桓十二年公會宋人燕人盟于穀丘杜注穀丘宋地左傳作盟于句瀆之丘杜注句瀆之丘即穀丘也水經濟水注濮水又東與句瀆合瀆首受濮水枝渠于句陽縣東南逕句陽縣故城南

春秋之穀丘左傳以爲句瀆之丘矣縣處其陽故縣氏焉按句陽故城在今曹州府治北二十里即穀丘也則在春秋爲曹地哀九年宋滅曹爲宋地其境與魯相錯亦得有魯地又左傳哀六年齊囚王豹于溝瀆之丘或其時門將以齊亦侵其地而有之不然齊何能囚人於曹地也要之生竇窒瀆句瀆句竇與溝瀆是一地而齊魯曹宋壤地相接各得有其一隅後以聲轉而異其字也王肅以爲經死溝瀆之中自經何必溝瀆之中故斷爲地名矣義疏載或說召忽投河而死故云溝瀆亦此說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爲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謹按此孔子自言脩春秋之志也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子貢言性與天

道不可得聞既不得聞又何能知莫知之歎子與子貢互相發明以探天意也能知天斯不怨天能知人斯不尤人能知天知人乃能明天人之際際者上下之間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人事浹王道備治太平以上應天命斯爲下學人事上知天命也公羊傳曰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君子之爲亦有樂乎此也堯舜與天合德孔子亦與天合德知我者其天乎即堯舜之知君子也此春秋之志也

按詩匏有苦葉深則厲淺則揭毛傳本爾雅爲訓爾雅釋水云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揭者揭衣也以衣涉水爲厲繇膝以下爲揭繇膝以上爲涉繇帶以上爲厲李巡注云濟渡也水深則厲水淺則揭衣渡也不解衣而渡水曰厲按揭从手以手褰

衣裳而遲故曰揭水深非褰裳所能渡則必履石渡水故不待
解衣而衣自不濡也謂之厲者說文砅履石渡水也从水从石
重文濿砅或从厲又厲旱石也水深而石出於水故爲旱石當
是置石水中俾高出水上則徒行有履藉爾雅釋訓石杠謂之
徛是也今齊魯間往往有之衛風之淇厲水經注之河厲益指
此此厲爲橋梁之屬深則厲自爲涉水之一名故其文从水从
石又或从厲皆會意之字今詩及爾雅作厲者經典叚借非正
字也使以衣渡水而不履石將使遂濡其衣乎且不履石又何
取而謂之厲於會意之旨又不合也故司馬相如上林賦云越
壑厲水亦不謂橋梁之厲而於履石渡水義無不順也孫炎郭
璞既失其恉遂訓衣爲褌以爲水深則濡褌而已然詩音義引

韓詩說至心曰厲釋水由帶以上豈僅濡褌乎說文涉徒行厲水也此亦取履石之義則揭衣而渡不得云涉故爾雅以由膝以上爲涉蓋水由膝以上或可不履石然必褰衣而露脛故淮南主術言紂斮朝涉之脛亦以異而斮之無所履而渡謂之徒涉徒涉亦至危之事故憑河與暴虎並論則常涉者必履石矣詩褰裳涉溱褰裳涉洧謂揭而後厲鄭注論語則云由膝以上爲厲知涉者已藉乎厲由帶以上必厲而後渡雅取對詁鄭據散文其說可通也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謹案天子之凶廬曰諒闇亦曰諒陰諒者信也陰者默也取義於信默故曰諒陰也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故三年之喪自天子達天子欲加教化於民

必自行三年之喪始諒陰之名言居喪之情志如此也外傳言武丁三年默以思道默諒陰也韋昭本思道思先王之道也三年之中無時而不思先王之道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乃可爲孝無逸篇云乃或諒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其不言之時亦有所言不言者禮之常也言者其變也其惟不言默之至也言乃雍信之至也故王者莫不行居諒陰之禮而獨善高宗由默以思道名稱其情也夫君臣父子之道見於事是謂禮君臣父子本於誠是爲好不本於誠以行禮亦其文而已何足以使民乎故爲上而好禮必自行三年之喪始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百九十五終

仁和邵順頴
仁和葉維幹 校

論語說義八 衛靈公季氏　　長洲宋翔鳳于庭著

顏淵問爲邦一章陳明堂之法亦春秋之法也明堂者祀五精之帝行五行四時之令所謂布政之宮朝諸侯之堂也平天下在治其國故大司徒言建王國康誥言作新大邑于東國洛此治天下以爲邦言也曰行夏之時者春夏秋冬謂之四時春秋先言春後言王正月正月者不脩春秋也曰春曰王孔子之脩春秋也公羊以春爲歲之始董生書曰繁露十三天之道春暖以生夏暑以養秋清以殺冬寒以藏何休述春秋說曰昏斗指東方曰春指南方曰夏指西方曰秋指北方曰冬周書周月曰凡四時成歲有春夏秋冬各有孟仲季以名十二月中氣以著時應

春三中氣雨水春分穀雨夏三中氣小滿夏至大暑秋三中氣處暑秋分霜降冬三中氣小雪冬至大寒閏無中氣斗指兩辰之間萬物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天地之正四時之極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又曰亦越我周王致伐于商改正異械以垂三統至于敬授民時巡守祭享猶自夏焉故周公作明堂月令首孟春之月卽周月篇之義先儒言堯正建丑舜正建子而虞書言授時巡守皆用建寅卽明堂之法白虎通引尚書大傳曰夏以孟春月爲正殷以季冬月爲正周以仲冬月爲正白虎通又曰四時不隨正朔變何以爲四時據物爲名春當生冬當終皆以正爲時也則凡言春夏秋冬皆主夏數不隨三正而易春秋託新王將以夏正變周正故冠之以春蠢生有言春者天之所爲也

正書王之所爲也上承天之所爲下以正其所爲正王道之端云爾此行夏之時之義也然則左傳孟子之言春秋蓋以孔子之名加之於魯史者也故論語言易詩書禮樂及史而未嘗言春秋則春秋自孔子乃名之矣考書廿八篇詩三百篇周官六篇未嘗以春夏秋冬加之十二月之上今傳三代彝器銘辭但云幾年幾月而無言春正月秋七月者春秋之文所謂春自爲春正月自爲正月五始之義與傳記之辭不同左氏不傳春秋其云春正月夏四月以史記引左氏校之往往無春夏字知劉歆以傳合經始依經文加之實違春秋之義自歆改左氏而班固撰漢書於史記幾月之上皆加春夏字以歸畫一如史記高祖紀漢元年十月沛公至霸上漢書作冬十月不知尙是建申之月爲孟秋也白虎通係固撰集諸經博士

議各有家法而自撰漢書則失其義若以春秋隨正朔而變是以周正建子爲春當寒而藏不得言暖以生也秋暑以養不得言凊以殺也周正建子斗指北方不得爲春四時類是且春者蠢也夏者假也秋者揫也冬者終也使以建子爲春則春不蠢動秋不揫斂四時名義按之皆失然四時不隨正朔而變其義在漢初已茫昧故太初以前詩輒以孟秋爲孟冬古詩十九首玉衡指孟冬此用秦正是建申月也而鄭康成解經又往往以孟春爲建子季夏爲建巳者由春秋之學未是專門也曰乘殷之路者明堂位言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於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孟春建寅之月易說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魯既用天子禮故亦以建寅月明堂位又言大路殷路也乘路周

路也鄭注大路木路也乘路玉路也漢祭天乘殷之路也今謂之桑根車郊特牲曰乘素車貴其質也鄭注云素車殷路也魯公之郊用殷禮按小戴記與春秋論語同一家法不與周禮同也曰服周之冕者郊特牲曰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鄭注謂有日月星辰之章此魯禮也周禮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魯侯之服自衮冕而下也又曰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鄭注曰天之大數不過十二按被衮象天之義與戴書所載同亦是春秋之禮也春秋託王於魯故亦可謂之魯禮其不用大裘而戴十二旒之冕則惟冕用周禮餘自爲春秋之制不必如鄭君所云魯侯之服自衮冕而下也曰樂則韶舞者夏時殷輅周冕備三代之質文著三統之遞易春秋去周之正

行夏之時故獲麟春言狩公羊傳曰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何休曰上有聖帝明王天下太平然后乃至尙書曰簫韶九成鳳皇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則樂則韶舞之義也八佾篇云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鄭注韶舜樂也美舜以德禪於堯又盡善謂太平也又云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鄭注武周武王樂美武王以武功定天下未盡善謂未致太平此明韶爲致太平之樂春秋至所見世爲治太平故作韶樂以明之公羊傳又曰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則未知其爲是與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何休曰堯舜當古歷象日月星辰百獸率舞鳳皇來儀春秋亦以王次春上法天文四時具然後爲年以敬授民時崇德致麟乃得稱太平道同者相稱德合者相友故曰樂道

堯舜之道是春秋致太平之後與堯舜之道爲一故可用韶舞云放鄭聲者太平既致瑞應既臻日中則昃持盈保泰不可不嚴也夫鄭聲之亂雅樂利口之覆邦家既亂既覆所謂淫也殆也雖隨以誅戮亦無及也惟人君克己復禮則知而放之遠之而已故樂記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傲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此明堂之祭弗登四者之音鄭聲其尤甚者云遠佞人者春秋莊十七年齊人執鄭瞻傳書甚佞也何休曰罪未成者但當遠之而已此解遠之義又鄭瞻自齊逃來傳何以書曰佞也曰佞人來矣佞人來矣何休曰益痛魯知而受之聽其計策以取齊淫女丹楹刻桷卒爲後敗也按莊公用鄭瞻計取齊淫女幾爲

陳佗之殺故曰殆也如明堂之法備四代之官而自廣澤宮取士之制故曰勇則書上不登於明堂書曰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皆謂佞人也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亾矣夫案周禮保氏教之六藝四曰五馭御通五曰六書御與書同在六藝皆國子之所當教故孔子言執御又言正名言雅言所以教門弟子者與天子諸侯之設官無以異也史籀爲周宣王時太史作大篆十五篇周禮內史掌達書名于四方亦太史之屬漢律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爲尚書御史史書令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本漢書藝文志史書令史者爲掌史書之令史專以正書字爲職故曰史書元帝

本紀善史書注應劭曰周宣王太史史籀所作大篆後漢安帝紀好學史書注史書周宣王太史籀所作之書也凡五十五篇可以教童幼曰史篇揚雄傳史篇莫善於蒼頡皆謂書字掌於太史而保氏以教班氏藝文志云古制書必同文不知則闕問諸故老至於衰世是非無正人用其私故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亾矣夫蓋傷其寖不正其引論語史之闕文即上子路篇不知蓋闕同義志又言史籀篇周官教學童書也見論語之史若漢代史書史篇之類而不必爲紀言紀事之成書也許氏說文解字敘云詭更正文鄉壁虛造不可知之書以燿於世與班氏言衰世之弊同孔子之所歎許氏又云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言必遵脩舊文而不穿鑿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今亾矣夫蓋非其不知而不問人用己私是非無正巧說衺辭使天下學者疑蓋文

字者經藝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後後人所以識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嘖而不可亂也班許兩家之言若出一塗故論語包注云古之良史於書字有疑則闕之以待知者有馬不能調良則借人乘習凡有馬而借人乘習則皆期於善御亦六藝之一弟子之事而保氏之所教也五馭之目爲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乘之者習此者也有一定之法非可人用其私故車能同軌六書之目爲指事象形諧聲會意轉注假借闕文者所不知者也有一定之法非可詭更正文故書能同文如是而知孔子之所以教門弟子與天子諸侯之設官無以異也

青費晉曰淮夷徐戎並與魯東南邊費又東南則淮徐之地費

邑故城在今山東費縣西北二十里又西北六十里為顓臾國又西北二十里有冠石之山又北為陪尾此顓臾所以固而近於費也魯之費邑反在顓臾之西南並在魯東南故孔子以為在邦域之中也冉有為季氏謀伐顓臾將盡得山險形勢則季氏强於魯國其後得列於諸侯者以此論語以季氏題篇亦譏世卿之意然有季氏曰為後世子孫謀而魯國危矣然季氏之家已有陪臣執命之禍故曰季孫之憂在蕭牆之內蕭牆之內臣見君之地也

春秋僖十五年九月己卯震夷伯之廟公羊傳曰夷伯者曷為者也季氏之孚也季氏之孚則微者其稱夷伯何大之也曷為大之天戒之故大之也何以書記異也謹按季友賢者時又嘗

齊桓之霸其所信任臣宜不當有所專僭然天意已見魯國之
命將終制於陪臣先震警於其微者故春秋之法皆本於天意
也至文二年經書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十三年經書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易京氏說云旱異者旱久而不害物
也斯祿去公室禍由下作故陽雖不施而陰道獨行以成萬物
此歲叢去公室事徵天爲先告之矣祿去公室則將專於季氏
故宣十五年經書初稅畝多乎什一富於周公之事也至冉求
爲季氏宰而用田賦則聚斂附益之尤甚者也故孔子曰若子
季孫欲其法也則有周公之籍矣若欲犯法則苟而賦又何訪
焉知稅畝用賦皆出於季氏之所爲而非魯君之所能與故季
氏富於周公自初稅畝始也祿之去公室亦自宣公始也論語

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鄭君以爲言此之時在魯定公之初宣公至定公爲五世文子武子悼子平子爲四世當平子初卒而陽虎公山不狃已專恣三桓之子孫謂季孫斯仲孫忌之徒也論語往往斥言季氏孟氏與春秋譏世卿之義相爲發明誅人國者可以知所警懼矣

按凡所尊敬者謂之大人故在天下以天子爲大人一國以諸侯爲大人一家以父母爲大人在古今則以聖人爲大人士於卿大夫在所尊敬故士相見禮以卿大夫爲大人凡言與君言言使臣與大人言言事君鄭既解大人爲卿大夫矣又言凡與大人始視面中視抱卒視面毋改衆皆若是鄭注衆謂諸卿大

夫司在此者皆若是其視之儀無異也按鄭意謂觀衆如一則
凡與大人言之大人亦指卿大夫疏以此大人爲指君者不合
鄭旨也論語以天命聖言與大人並稱則自指天子諸侯出政
教者矣
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知之者知其故也求之不能通其故是
謂困效古人之成法是謂學所謂終日不食終夜不寢皆困之
象也思不如學困而學之也夫既反覆而不能通其故又不求
之於古人則困而不學歸於杳冥昬默而已矣
按史記伯夷傳注馬融曰首陽山在河東蒲坂華山之北河曲
之中正義曰曹大家注幽通賦云夷齊餓於首陽山在隴西首
陽又戴延之西征記云洛陽東北首陽山有夷齊祠今在偃師

陽西北又孟子云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首陽山說文云首陽山在遼西史傳詩書夷齊餓於首陽凡五所各有案據先後不詳莊子云伯夷叔齊西至岐陽見周武王伐殷曰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遭亂世不為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若避之以絜吾行二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飢餓而死見讓王篇又下詩登彼西山是今清源縣首陽山在岐陽西北明即夷齊餓死處也又按後漢書王符傳注云馬融云首陽在河東蒲坂華山之北河曲之中而許則云在洛陽東北阮籍詠懷詩亦以為然文選阮嗣宗詠懷詩步出上東門北望首陽岑今上有采薇士下有嘉樹林注河南郡圖經曰東有三門最北頭曰上東門河南郡境界簿曰城東北十里首陽山上有首陽祠一所今此二山並有夷齊祠耳而曹大家注幽通賦隴西首陽縣是也今隴西亦有首

陽山許慎又云首陽山在遼西諸說不同而伯夷歌云登彼西山則隴西者近是合考張頴之說所謂首陽五所其實有三孟子北海之濱空語無實說文䧿山在遼西廣韻引說文同無首陽在遼西之文漢志遼西令支有孤竹城伯夷叔齊國益涉此而誤所可據者爲蒲坂洛陽隴西三處今統核數說論語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斷在洛陽東北洛陽在今河南府城東北二十里有洛陽故城按元和郡縣圖志河南府偃師縣首陽山在縣西北二十五里盟津在縣西北三十里武王伐紂夷齊叩馬而諫正當在盟津後隱首陽亦當不甚遠又考尸鄉爲湯都在今偃師縣西二十里首陽在縣西北二十五里亦當在尸鄉之西北蓋以尸鄉名西山也呂氏春秋誠廉篇云昔周之將興也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

吾聞西方有偏伯焉似將有道者今吾奚爲處乎此哉二子西行如周至於岐陽則文王已沒矣武王即位觀周德則王使叔旦就膠鬲於次四內高注四內地名而與之盟又使保召公就微子開於共頭之下而與之盟伯夷叔齊聞之云云二子北行至首陽之下而餓焉文與莊子略同而稍詳雖諸子文不盡與經應其頭在漢河內郡州縣在今衞輝府輝縣界則事在伐紂將渡盟津時必不在文王初沒夷齊初至岐陽時也蓋初但觀兵故夷齊亦在隨行之列迨度河將克殷都乃叩馬而諫不聽遂不渡盟津而至首陽莊子及呂氏春秋云北至首陽者蓋自岐陽至朝歌必由函谷關東北至洛陽北逾盟津又東北至朝歌也夷齊東北至洛陽不逾盟津遂隱首陽故云北至首陽遂餓死也

大戴禮曾子制言中云昔者伯夷叔齊死於濟澮之間其仁成名於天下夫二子者居河濟之間水經濟水南當鞏縣北南入于河鞏與偃師相去數十里當濟水入河處故云河濟之間水經注河水東逕洛陽縣北又東逕平縣故城北今偃師縣南對首陽山春秋所謂首戴也夷齊之歌所以曰登彼西山矣上有夷齊之廟前有二碑並是後漢河南尹廣陵陳導雒陽令徐循與處士平原蘇騰南陽何進等立事見其碑後漢書蘇儁傳范滂繋黃門北寺獄曰身死之日願埋滂於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負夷齊注云首陽山在洛陽東北據此則漢人多以偃師首陽爲夷齊所隱惟馬融注論語首陽謂在蒲坂漢志河東蒲反反阪通有堯山首山祠雷首在南則蒲坂之山是雷首非首陽也

又在蒲坂南安得有西山之目顏師古謂在隴西者漢志隴西首陽縣禹貢鳥鼠同穴山在西南今甘肅蘭州府渭源縣東北有首陽故城距河濟之閒幾二千里蓋縣名偶同不可牽合也王伯厚推曾子河濟之閒反以首陽在蒲坂爲得實按漢志河東垣縣禹貢王屋山在東北沇水所出東南至武德入河此濟原也垣縣故城在今山西絳州垣曲縣西北二十里王屋山在今河南懷慶府濟源縣西八十里蒲坂故城今在山西蒲州府蒙東五里計王屋西至蒲坂四百餘里使以蒲坂首陽爲夷齊所隱則與河濟之閒渺不相及安得如王氏所云濟滄之閒王氏引曾子作濟滄成六年左傳汾澮杜注澮水出平陽絳縣南西入汾按古絳縣即今平陽府曲沃縣西南至蒲坂二百餘里

亦不可證爲與齊之首陽也詩唐風采苓采苓首陽之巔此亦指偃師首陽耕偃師東七十餘里至今開封府汜水縣即春秋鄭虎牢地後河南成皋縣也莊廿一年左傳鄭伯享王于闕西辟樂備王與之武公之略自虎牢以東杜注鄭武公傅平王平王賜之虎牢以東後失其地故惡王令復與之虎牢河南成皋縣晉欲霸中國必先得結鄭心故以人之爲言苟亦無信言之設言登首陽以望鄭繼言首陽之下則自晉至鄭之所經也終言首陽之東正指鄭在首陽之東也鄭爲晉通齊楚之要塗首陽最偪近鄭故反覆言之晉自獻公之世思有事於諸侯詩人探其意而賦之至文公悼公皆以服鄭而成伯業則獻公之謀亦遠矣

婦人未嫁則以姓配字若仲子伯姬之類其嫁則以姓配氏若姜氏之類或以姓配婦若婦姜死則以姓配謚若成風之類春

秋輒書夫人子氏夫人嬴氏夫人風氏曰子曰嬴曰風者其姓以明其所從出也曰氏以夫人言之當從乎夫之氏也桓三年齊侯送姜氏于讙繫姜以氏明將與我爲夫人以別之於齊侯也僖元年夫人氏之喪至自齊不言姜以絕其所從出也文四年書逆婦姜于齊不稱夫人氏以娶乎大夫故不正其夫人之名也何休以爲從父母辭不言氏則氏固從乎夫之稱也九年書夫人姜氏如齊仍言夫人氏者以娶乎大夫已一譏矣宣元年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譏喪娶不稱氏者以三年之內止宗廟之祭夫人之至無所繼卽無所傳故去氏也其曰婦則有姑之辭也哀十二年書孟子卒以其實姬姓故不可以爲夫人氏從王姬伯姬叔姬季姬之例而書之云爾凡葬不稱夫人氏者

以死之謚易生之氏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百九十八終

仁和冯順穎
仁和葉維幹　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百九十七　南菁書院

論語說義九 陽貨微子　長洲宋翔鳳于庭著

陽貨欲見孔子注孔安國曰陽貨陽虎也季氏家臣邢疏曰葢名虎字貨孟子滕文公篇陽虎曰爲富不仁矣爲仁不富矣趙注陽虎魯季氏家臣也富者好聚仁者好施施不得聚道相反也陽虎非賢者也言有可采不以人廢言也又曰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趙注陽貨魯大夫也孔子士也按趙意似以陽虎陽貨爲兩人虎旣因季孫專魯政則升爲公臣豈肯尙作季氏臣故孟子有大夫士之說注但望文生義未必以爲兩人也鹽鐵論地廣篇曰楊子曰爲富不仁爲仁不富按西漢人稱陽虎爲楊子陽楊古字

通用疑陽貨即楊朱韓子外儲說左下篇曰陽貨議曰主賢明則悉心以事之不肖則飾姦以試之逐於魯疑於齊走而之趙趙簡主迎而相之左右曰虎善竊人國政何故相也簡主曰陽虎務取之我務守之遂執術而御之陽虎不敢為非以善事簡主興主之强幾至於霸也又曰陽虎去齊走趙簡子問曰吾聞子善樹人虎曰臣居魯樹三人皆為令尹及虎抵罪於魯皆搜索於虎也臣居齊薦三人一人得近王一人為縣令一人為候吏及臣得罪近王者不見臣縣令者迎臣執縛候吏者追臣至境上不及而止虎不善樹人按云虎務取又曰不善樹人即孟子楊子取為我之說也言務取以為己若樹人則且為己害孟子韓非之所說正是一家之說仁者治人其言為富不仁為仁

不富富者務取爲己者不爲仁亦取爲我之說也呂氏春秋不一篇曰陽生貴己高注輕天下而貴己孟子曰陽子拔體一毛以利天下弗爲也文選謝靈運述祖德詩注引呂氏春秋陽生作楊朱蓋李善據孟子改之按呂覽以楊朱爲陽生猶桓寬以陽虎爲楊子也莊子應帝王篇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強梁物徹疏明學道不勌如此者可比明王乎按子居合言爲朱虞書化居化通貨疑子居爲陽貨字其爲虎或爲貨或爲朱蓋變姓名如范蠡其稱嚮疾強梁正與陽虎行事相類孔子將西見趙簡子臨河而不濟豈以陽虎在彼與　列子楊朱篇張湛注或云字子居戰國時人後於墨子按此以列子記楊朱與禽滑釐辨論滑釐爲墨子弟子故知後於墨子然此但記楊墨相難設爲兩家之言不必定爲墨

在楊前況孟子屢稱楊墨如周孔孔孟自以時代爲先後楊朱
篇又記晏平仲問養生於管夷吾管子道家晏子墨家亦是兩
家學者相難豈得管晏同時對語也篇中又記楊朱言孔子受
屈於季氏見辱於陽虎虎在春秋時嘗惡聲故爲楊氏學者諱
言爲一人故有此語且莊列十九寓言不得以定古人古事也

問孟子言性善荀子言性惡董子以性喻禾善喻米其理豈大
相異乎抑可通乎荅曰周易者窮理盡性至命之書也易之乾
元即謂性善坤元即謂性惡釋乾元在初九曰潛龍勿用陽在
下也陽是善故曰元者善之長也釋坤元在初六曰履霜堅冰
陰始凝也陰是惡故曰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然初六爻辭言
堅冰乾爲冰乾位西北故云堅冰此坤初凝乾元之義初六變

乃當位則坤無元凝乾元以爲元觀乾初不變知陽靜爲性而性出於天觀坤初凝乾知陰動爲情而情本於性察動靜陰陽情性之際而善惡之理明矣言性善者曰必先有善而後知其惡也此推本之論也言性惡者曰必見其惡而後知其善也此後起之議也聖人設教本非一端民可使由不可使知人秉陽氣而生具此生理卽具此善性一念之惡卽絕生理故言性善者推本之論也化弊之後失其秉彝賈生書引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又曰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況與心成故中道若性備者以五常爲性以六欲爲情然中庸言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是情之未發者卽性性之已發者卽情故中庸言性不言情情性一理情自性出觀其旣發

則性已有惡發皆中節則能性其情故言性惡者後起之論也
禮爲防淫之書春秋誅亂臣賊子故禮家荀子春秋家董生俱
不言性善易言天道詩書言德化故十翼及詩古文家毛公今
文家韓嬰俱言性善孟子誦詩讀書故道性善稱堯舜益以推
本之論明天以後起之議治人胥聖人之教也然春秋體元禮
本於太一要其本始莫非性善之理論語撰聖人之微言曰性
相近也習相遠也聖人知天人之際則必本乎性凡民爲日用
之質則尤慎乎習故論語首爲言學而時習夫仁義禮智信五
常之德周四海亘古今而不變此其相近也言語飲食衣服禮
俗更數十年而易行九州而各殊此其相遠也能一而同之則
君師之教也弟子之學也性相近則有善而無惡無惡則善亦

不可名習相遠則善惡之涂日分而惡不可不治名之以善惡而不辨其遠近則化民成俗之故無自而入也又曰惟上知與下愚不移此亦明學禮也上知謂俊造之選移若移之左移之右移之郊遂其變而帥教者則非下愚也終於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則下愚不移者也書言放四凶春秋遠佞人皆言下愚之人也所謂下愚者若春秋傳言商臣蠭目而豺聲伯石豺狼之聲其惡秉於生初則性之相近又何說也蓋善惡者動靜之閒也絪緼化醇是爲始胎陽氣淑靜合於乾元有善無惡之時也毋腹震動卽有運動知覺而情亦生焉故禮家言胎教之法曰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曼言惟能愼胎教則生而濬哲爲上知胎教失則生而溷蠢爲下愚故曰鳳皇生而有

仁義之德虎狠生而有貪戾之心兩者不等各以其母孔子曰性相近習相遠者未離乎天理謂之性遷就於人欲謂之習商臣伯石之徒自母腹而不得其教已不可謂爲性也習也盖人欲之汨其性有至老而敗者有中路而不能自持者有孩提而習慣者有在腹而感之者故聖人之治其性自胎教始

御覽一百六十卷引論語子之武城注云武城今在費縣按此蓋是鄭注

春秋文十四年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昭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哀十三年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公羊說曰孛者何彗星也古文左氏說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謂文公繼所傳聞之世當見所以治衰亂昭公繼所聞世當見所以治升平哀

公羊所見世當見所以治太平者於此之時天必示以除舊布新之象而後知春秋張三世之法聖人所爲本天意以從事也北斗運於中央中宮之星也爲除舊布新於內而未遑治外也大辰房心明堂也明堂之位公侯伯子男至九采之國內外秩如所謂治升平之世內諸夏而外夷狄故見除舊布新之象於明堂有星孛于東方文王房星之精在東方見宣四年公羊傳注孔子作春秋明文王之法度將興周道於東方而天命集仁獸至故天所以三見其象而春秋之法備矣

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皇疏一通云匏瓜星名也言人有才智宜佐時理務爲人所用豈得如匏瓜繫天而不可食邪謹案孔子引匏瓜以自喻卽前章如有用我之義匏瓜繫天徒

有虛名而不可食我非徒繫虛名要當有用於世引匏瓜之星者猶詩言維南有箕不可簸揚也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謹案亡當讀爲亡之命矣夫之亡言古有疾尚可治今則因疾而以詐人心之已死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狂也矜也愚也皆氣質之偏古所謂疾也有肆以救狂有廉以救矜有直以救愚是不失爲古之疾也蕩則失其所謂狂忿戾則失其所謂矜詐則失其所謂愚此古但爲人疾而今遂至於死亡人情日變風俗日漓聖人所爲明禮樂以救之與

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無言者微言

也子貢恐學者以無言爲不言故發問以明之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卽無言之謂而性與天道之故在易春秋易以坎離震兌主四時而七十二候環生於其中春秋四時具而君臣父子以及草木鳥獸皆統於陰陽終始故四時行百物生者天道也性與天道者微言也觀夫子再言天何言哉而後知微言之傳必明於天人之際也

五穀不分按釋文分包云如字鄭扶問反云猶理又按王制百畝之分鄭注分或爲糞音義分扶問反糞方運反此五穀不分當讀如草人糞種之糞必先糞種而後五穀可治故丈人以四體不勤則五穀不分植杖而芸卽勤四體治五穀之事包咸曰不勤勞四體不分植五穀誰爲夫子而索之詳包意亦以四體

不勤五穀不分爲自述其不遑暇逸之意故不能知孰爲夫子以荅子路非以責子路也

釋文朱張鄭作侏張云音陟留反按文選劉越石荅盧諶書自頃輈張注曰輈張驚懼之貌楊雄國三老箴云姦宄侏張輈侏古字通此鄭本論語作侏張知非人姓名矣故鄭作者七人注獨不數夷逸朱張邢氏敬曰朱張朱當作譸譸譸張爲幻即陽狂也曰逸民曰夷逸曰朱張三者品其目夷齊仲惠連五者畢其人也此說當同鄭義

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皇疏曰故舊謂朋友也大故謂惡逆也朋友之道若無大惡逆之事則不得相遺棄也謹案毛詩篇義云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

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傳云國君友其賢臣
大夫士友其宗族之賢者正義亦引論語故舊無大故二語爲
說是故舊爲朋友也

皇淸經解續編卷三百九十七終

仁和邵順穎校
仁和梁維幹

論語說義十　子張堯曰

長洲宋翔鳳于庭著

說文區崎區藏匿也从品在匸中品衆也按此知區爲品類區以別矣謂區其品類以別之矣凡言區分者卽區別也又按樂記草木茂區萌達鄭注屈生曰區則論語區以別矣亦可訓區萌之區區屈聲之轉不必改讀謂其區萌未達之時卽有以別之以區萌喻學之始也屈生卽說文藏匿之義藏匿必屈也

漢書薛宣傳云君子之道焉可憮也注蘇林曰憮同也兼也晉灼曰憮音誣師古曰論語載子夏之言謂行不同所守各異唯聖人爲能體備之按漢書引誣爲憮當是魯論語馬所注爲古論也說文憮愛也是憮有兼愛義故蘇林訓爲兼

堯曰咨爾舜天之厤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堯之命其命於受終文祖之時乎鴻水之滔天丹朱之不肖亢龍之悔也天祿之終也鴻範曰悔鄭注悔之言晦晦猶終也乾上九失位降居坤三謙之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三於爻位爲三公王者之後當天祿之終宜退居三公之位此丹朱爲二王後之法也堯之數終而舜受之舜之數終而禹受之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堯舜乎

公羊傳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何休曰加姓者重終論語自微子至堯曰稱孔子並加姓亦重終之義堯曰末章孔子曰今集注本不加孔字者非

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此孔子之微言也堯

曰咨爾舜天之厤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此堯之中庸也出是受命有天下者皆有中庸之德故曰中庸記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孟子曰湯執中立賢無方鴻範曰五皇極皇建其有極傳曰皇大極中也凡此皆言中庸之德也庸者用也能用中者斯謂中庸蓋學問不出於中則邪僻隱怪而不可用以爲教政法不出於中則阻偏邪僻而不可用以爲治是中庸之爲德乃自古聖王相傳之大法而莫之可改此其所以爲至也文武既遠斯理絕積五德之運將歸素王故孔子歎爲民鮮久矣而已當應其時也故堯曰一篇敘堯舜禹湯及周而繼之以子張問從政言尊五美屏四惡皆本執中之義而用之後繼之曰不知命無以

爲君子命者天命知天命之所與而受之見素王之成功遂發之於此則孔子受命之事顯然可知矣春秋說孔子丗步感麟麟而生故曰元聖發曰篇述用元牡者見受命之應也繼之言知禮爲政篇曰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明通三統之義故舉夏殷周而不及虞春秋於三正並冠以春王蓋知其所損益則三代之理自見其或繼周者孔子之春秋也故成春秋之法而不合於周禮禮今文家所傳具在惟知禮而後可以作春秋以爲後世有天下者之則故聖人所以爲百世之師也終之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可以見論語一書皆聖人微言之所存子貢以夫子之文章與夫子之言性與天

道爲二又曰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又曰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此孔子自明微言之所在也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有知命之君子傳微言以治天下之人別之於禽獸之域存之於幾希之間知人者非易易也子思明聖祖之意爲中庸一篇而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於易成既濟春秋受命致太平之道昭揭無遺日而月之而終言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卽天何言哉之義此發揮微言以著大義也孟子稱我知言先陳詖淫邪遁之害如百家之說是也而後言願學孔子又記宰我子貢有若之隆趙岐說曰從孔子後百世上推等其德於前百世之聖王無能違離孔子道者其說

與繼周之義相爲發明吾故曰仲尼沒而微言未絕七十子喪而大義未乖蓋其命意備於傳記千百世而不泯者是固好學深思者之所任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三百九十八終

仁和邵順頫校
仁和葉維幹